

宇宙風新社創新辦半月刊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巴金

第三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五日出版) 目錄

雜感「二、國家主義者」.....	巴金(八七)
關於炸彈.....	李惠(八九)
省港新聞雜感.....	藻忱(九一)
從廣州到南昌.....	陳學溥(九三)
探家記.....	甘人更(九八)
逃難記述.....	吞吐(一〇一)
由武漢到西安.....	孜槩(一〇五)
從長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記.....	金五(一〇八)
踏上了我們的征途 嶺山.....	徐遠之(一一三)
方飯亭.....	彭震(一二五)
敵機轟炸一週年.....	肥伯(一二八)
番邦與故國.....	郭慕鴻(一二〇)

見聞

「新刊號八月一日出版」現已再版
「特大號」目錄

豐子愷：抗戰漫筆并題詞

巴金：在廣州

馮 虛：轟炸的話

李占標：敵機大屠殺廣州寫實

葉廣良：敵機轟炸下慘狀實錄

馮 虛：大轟炸日記

徐之奮：血戰的一天日記

錢 ；記「六七」

肥 伯：夜襲

葉桂良：廣州在大轟炸下

李 惠：在避難室的見聞

周而復：轟炸中離別南京

老 凸：敵機轟炸揭陽城印象

李碧天：敵機襲梅記

又附照片製圖二十餘幅

本期每冊另售一角五分

見聞

第二期八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要目

巴金：雜感（一、失敗主義者）

靳 以：在轟炸中

雙 兒：想起廈門

馮 虛：摧殘不了的生命

沉 舟：廈門血戰中的壯丁隊

吳寶田：紀一個遊擊戰士

鶴 岩：七七事變中的北平

陣 陣：從魔爪下的江陰來

徐遠之：踏上了我們的征途……燕山

姚 苡：沿羅江畔

每發譯：路途上（西班牙所見）

李占標：大轟炸中廣州工人的損失

又附「八三」廣州獻金照片製圖多幅

每冊另售一角、定價價目請閱版權頁

雜

感

巴金

二·極端國家主義者

我們都知道西班牙的戰爭不是普通的內戰，而是一個革命。我以為中國這次的抗戰也含有革命的意義。這一層已經有許多人明瞭了。但也有些人還不曾注意到，我想在另一節雜感裏談談牠。

我聽見一些人的談話，我看見一些人發表的文章。什麼「殺盡日本人，」「殺到東京去」把朝鮮拿回來」之類的話都有。還有人希望中國在這次抗戰勝利之後，就要征服日本，征服世界。

這種極端的國家主義者的見解和失敗主義者的論調是同樣要不得的，

同樣對抗戰前途有妨礙的。中國的抗戰是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侵畧而起。事實上就以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號召。中國的抗戰是為着求自己的生存，謀自己的獨立。這目標裏並不含有一點侵畧的野心和征服的慾望。所以說我們是為正義而戰，這並不是自誇的話。

我們不是好戰的民族，甚至在今天，我還覺得「好戰」並非可獎勵的事。然而當我們的自由被剝奪，生存受到威脅時，忍辱苟安便成了一種不可寬恕的罪惡，牠害了自己還不够，並且會連累別人，甚或貽禍子孫。我們這

許多年來所忍受的恥辱，所經歷的災禍，以及近一年來在抗戰期間所貢獻的那麼巨大的犧牲，這一筆欠帳還是滿清的統治者和甘願在那橫暴統治下做奴隸的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的。現在必須用我們的血來把債償清，我們才可以獲得自由。我們將來留給我們子孫的應該是一個光榮的遺產，而不是一筆欠債。忍辱偷安的生活是債，以武力建立的霸業也是債。征服別的國家，征服世界，那是侵畧者的迷夢。日本的統治者整天都生活在這樣的好夢裏。我們現在豎起抗戰的大旗來償還從前的忍辱偷安的債。日本的統治

者，這派大軍遠涉重洋來實現侵略的企圖，也是在償付從前的窮兵黷武的債。我們還了債可以得到自由；他們還了債則趨向滅亡。忍辱苟安違反了所謂人類繁榮的法則；窮兵黷武也違背了牠。所以中國不抗戰則必滅亡；日本繼續侵略也必歸於毀滅。武力並不能征服人類繁榮的法則，牠倒會被那法則征服。這是千真萬確的道理。一時的陰雲雖然可以遮蔽天空，但一陣大雨又洗出一個清明的世界。

殺到重慶，摧毀了中國的抗戰力量，使中國淪為殖民地，這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好夢。可惜夢景不會成爲現實，將來日本的軍閥政客只好抱着作戰計劃和什麼立國論之類含恨飲泣地進到墳墓裏去。這正是他們的宿命。

一二八抗戰停止後我曾在江灣立達學園的牆壁上，看見日本兵士的手

跡，是「打倒支那，不殘一人」幾個大字。這是日本人的漢文。「殘」字不是「殘害」的「殘」，而是「殘留」的「殘」意義很明顯：打倒中國，不留下一個人。這正是侵略者的夢中最「奇麗」的一景。而作爲反侵略者的我們則向着海那邊的勞動者喊出口號：「弟兄，去打你們自己的敵人，不要來打中國的兄弟。」我們和侵略者的不同，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我們說，來中國作戰的日本兵士是我們的敵人，發動這次戰爭的日本的統治者是我們的敵人，積極支持這戰爭的日本社會各種領導人物是我們的敵人，這都不錯，我們必須將他們打倒！對於在那邊也受着壓迫的無數和平的勞動者，則我們有將他們喚醒使他們起來和壓迫他們的統治者算賬的義務。若有人問用什麼東西喚醒日本的勞動者，我的回答

是「我們的抗戰！」這不是一句空話，歐洲大戰中德俄兩國的結局便是日本的命運。

在今天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將另一民族打倒而「不殘一人」的。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俄國的「坡格隆」，和最近德奧兩國的排猶運動，並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日本的野心家想「打倒支那不殘一人」，而最後將他們送入墳墓中去的必是這些「支那人」。我們不必夢想殺到東京去。我們只要能夠將侵略者逐出國境，則在那邊必有他們的敵人等待着他們。尼古拉二世是死在他所統治的俄國人手裏的。坦能堡一戰，種了愛加特林堡悲劇的因。安知我們的保衛武漢的大戰不會產生一個東京的悲劇？倘使我們的揣測不錯，這悲劇是不要經我們的手而演出的。

在這悲劇演出之前或後，朝鮮是應該見到黎明，得到自由了。朝鮮的獨立必是我們抗戰的結果之一。這是自然的事。目前朝鮮的兄弟正參加着

我們抗戰，將來我們也要幫助他們奪回自由。關於這方面我下次還有話說。至於想把朝鮮拿回來放在中國保護之下，那是極端國家主義的夢想。

極端國家主義者和侵略者中間的差別很小。我們不想做侵略者；所以我們應該糾正這種錯誤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的觀念。

關於炸彈

李惠

炸彈這個傢伙，說起來雖是使人害怕，但它不一定就是侵害人類的惡魔，也不一定就是可咒咀的毒物，它正是像藥物中的砒霜。

炸彈同砒霜一樣的利害。那個炸彈落在殺人不眨眼的獨裁者，軍閥，帝國主義侵略者手中，就用為殘殺征服人民的唯一利器，以滿足他們的慾望，就這個炸彈確是可咒咀的毒物。

反之，土木工程學者，運用炸彈的能力，硬把障礙人類交通的巖峻峻嶺炸毀，填平為康莊大道，予人們以便利交通，把時間縮短，節省人類的無謂消耗。礦學工程者使用炸彈的能力，將地下的寶藏炸開，增加了人們的財富，造成世界物質文明。革命家利用炸彈，轟毀黑暗社會的惡勢力，導人羣予以光明自由幸福，如俄國革命黨對於專制魔王尼古王朝時的革命行動，

與及我國辛亥前革命黨人對付亡清專制魔君，大都以炸彈奠定革命基礎，而達到今日的事業。所以這個炸彈，用在科學家，社會改造家手內，一定是造福人類可歌可頌的寶貝。

一個鑄就流線型的合金鋼壳，塞進了梯恩梯，附上了信管，定向頁等等裝配齊備，成了個尖銳型的炸彈，

再後以人工把它附夾在飛機翼下，飛機把它帶進空中，它還靜靜地輪着沒有什麼會令人可愛可憎的表現。但當飛機從四五千公尺高空急激降下，至一千數百公尺度把它放離，那時候它

離開了飛機翅膀，漆黑的油光被太陽照射放出光閃閃的耀目異彩，同時它在幾千公尺空中下墜時，如果載它的飛機時速每秒六十公尺，一二千公尺高度投彈時，在普通的氣流中三十三秒落速它每秒降下是三百五十公尺速率（這是指尖銳型的），此際在大氣中

一秒秒下衝斜射彈道所經一點一段的路綫，要是用照相機把它一一攝得，它所呈顯的角度與物綫，在在都是近代美。及至到信管撞擊着地上或與建築物相碰，迅即熊光一霎，空氣為 TNT 的「能」相激，驟然澎漲而至聲震四空，地上一切乘勢沖霄直上，如

層雲樣升空，這也頗值得欣賞，正如舊詩人對弓箭吟：「弓開如滿月，箭發似流星。」

三

中國原有的文化太可愛了，雖然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還是悠悠閒做着翻抄原有文化的工作，一切的均是從容不逼，快快大風，那知道日本的飛機從天上投下一顆顆的炸彈，攪得整個社會如暴風雨的騷動，血淋淋得可怕。

這一年多日本的飛機，每日必把多少炸彈輸入中國腹地投下轟炸，雄壯剛烈的爆炸聲，恰好把深藏在內地的鄉村，久已睡在大自然懷抱裡，還沒有與近代接觸過的人們震醒，要他起來趕上新生的途徑，TNT 的威力將其古代所有粉碎，使他長出一個新

社會來，破碎的彈片支解孱弱的身軀，碎裂自私自利的頭腦，迫他產生個新時代人物。所以我們正要多謝日本，多謝日本義務輸送炸彈，驚醒我們大眾去與近代科學親切。

那末，我們中國現在正需要一個炸彈；炸彈是我們的益友，我們要與這益友親近，從今兒起，我們須具有靈活，聰穎的耳朵眼睛，對事物的觀聽，要像照相機感光的秒鐘幾分之一或百千份之一的一樣迅速攝得，迅速的處置。有能享受或使現代的物質的強健身軀，不受爆炸威力迫脅的堅定意志，人們有了這做近代人的條件以後，能了解炸彈的性能，够有資格欣賞讚美了。

君既愛讀本刊
請即長期定閱

省港新聞雜感

藻忱

在非常時期當中，當然會有許多事情不是往常時所有的。就把我所聽到的，和報紙上見到的新聞，東抄西撮的摘要來談一下吧。

近半年來，香港報紙所載的香港新聞，怕要以業主逼遷這一件事，連續得最熱鬧了！事情却很簡單，原因我們中國的同胞要逃難，其中就有許多高等難民逃到香港去。本來香港房租之昂貴，早已馳名遠東，就因房子少。有了這機會，房東們當然不肯放過，於是加租呀，逼遷呀，事情可鬧得多了起來。

那些能够有錢租房子住的高等難民，不，我國的避難同胞們，究竟怎

般情況呢？房租貴到了百數十元一月，不要緊。在廣州起行時苦力大敲竹槓錢，十元八元挑一担，拉一回手車，不要緊。香港船的人物太多了，預先雇駁船去半途截搭（是不等輪船來到靠岸而先上去，恐怕人多擠不上，駁船費用又常要數十元一次，不要緊。先一夜就擠上輪船守候到翌朝才開行，仍須直挺站立到達香港的辛苦，不要緊。但求能到香港，就算是到了天堂了。到港後住三兩天旅店找房子，店租怎般貴，不要緊。柴米油鹽一切都昂貴到不得了，也都不緊。住下香港了，不怕敵人飛機警報了，就使敵人實行侵佔了廣州市，也可

以不顧慮了。國難怎麼樣，國家似乎與他們無關了！因此，就有各種跳舞場新設的堂皇華麗，有一切高貴娛樂的玩意，於是乎有高等難民的新頭銜。不僅這樣，我在七七週年紀念之後，見到何香凝先生在各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內裡舉出一件事實，她有些朋友現在政府任職的，近來在香港用一二十萬元建築或購買新住宅。何先生遂連帶着嘅乎言之，希望那些有這些餘錢的人，把來捐輸或購公債，不可只問宅舍而忘了國家民族。何先生這個勸告能否成功，很難知道；然而，在香港購地築室的人與其費用數目的多大，却可以從港政府的登記方

面見到的。同時，在香港的募債和籌款方面的報告，却絕少見五萬元以上的個人紀錄。何先生的希望，怕終止是希望而已。我想：現在在香港建住宅的，怕也只有是我國政府任職中的人，才能够有這一二十萬元的餘款。否則，至少是他們的家屬。我不是信口胡謔的，因為七月二十八日的香港報紙港聞欄裡有一則新聞，是因香港房少租貴的一事，而說到建築業的景氣不振，並說明建築生意不好，不論大資本家或置業公司，也都不肯投資建築新的大廈。那末，資本家和置業公司既多不敢建造新房子，而香港仍有新建築的大工程，難道就是露宿街邊的難民們有力建造麼！這種新聞，要是何先生不先說出來，我實在不敢提出，只好把得來的感想鬱悶在肚裏罷了！

可是，另外的一面，在廣州市却又有新新聞，使人意想不到的。我們在香港的同胞們，租房子住的，正在苦于租值太貴，覓住維艱；做房東的正任千方百計設法加租，即使將舊有房客趕走，也不愁沒新客承租。廣州市却有許多大洋樓沒人住，許多新式洋房要雇人來住，房主人要出錢請人家住他的大廈。如果不肯出錢雇人嗎，你不怕釘封了門口，也要怕竊盜的同胞到來光顧。目前，在東山區域的警察們正在大叫其苦，薪餉已遞減少到至少了，倘若管轄段內有人家失竊，還要處罰扣餉，生活已苦極了！但是東山是有名的富貴住宅區，新式洋房一幢一座的各立着，家家的窗門花圃，都是便利竊匪出入和潛身的，各家洋房多是不留一人的走到全區清淨，黑夜裏怎樣也巡查不來，這困苦更無處

可訴了！

還有一件香港新聞，是七月二十六日晨早二時許，在灣仔告羅士打道某跳舞場門前，一個高貴華人的汽車在要停車的時候，把一個露宿的苦力車輾死，還有兩個受了傷。那汽車的主人趕入舞場去了。這件事正好給我做攔筆的尾聲。然而，我不能不多說些話，就是請所有逃到香港的同胞們快些歸國，就可以不受住居生活的苦難；否則，這次的國家民族的大難，決非逃去香港可以避却的。反而大家快返國內，充實自己地方的樓房，和警察們一同守住各人的崗位，這樣却可以把大難早日驅除，早享安樂。至於那些依然以香港為避難地的，就由他們去日夜娛樂，或半夜被輾死罷！

從廣州到南昌

陳學溥

「南昌」，是江西省的一個重要都市，王勃的滕王閣序中，是這樣說的：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楚而引潁越……。」

南昌是一個怎樣重要的地帶。

可是目前的南昌，已經成爲軍事地帶的南昌了。尤其是敵人佔了九江以後，敵人有兩個軍事行動的企圖：（一）從九江——湖口——贛江而上以攻武漢；（二）是從九江南下德安，沿南潯鐵道以攻南昌，再出長沙以包圍武漢，這是一種迂迴的戰術。這樣，南昌又成爲敵人侵略的目標地了。

南昌，已成爲前線的南昌了。到前線的南昌去，這自然是有着我的任務，我雖不是個戰士，但爲着民族的生存，已燃燒着我揮筆從戎的熱情，我們不必希望如班定遠之封侯，但爲着保衛國土，爭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參加前線工作，這是一種最光榮的事業！

我們到前線的南昌去了，我們於七月廿九日離開廣州了。我們一行五人，是從廣州的黃沙車站登車。登車以後，從車窗外望，目視着附近的災區，那些給敵機盲目轟炸下的創痕，這裏又不知慘殺了多少無辜的平民？這種毫無理性的轟炸，他們是沒有什麼收穫，祇有增強了我們同

仇敵的心理，這償不盡的血債，該要我們來清算一下。

火車是在開行了，鐵蛇似的蜿蜒着路軌北上，隆隆的輪聲震動着我的心腔，現在別離了我可愛的家鄉了，尤其親愛的父母，十年相處的愛情，可愛的兒女，和家庭中的弟妹妹。臨別時叮嚀，互相慰勉的憧憬，一一湧現腦際，如在目前，「悲莫悲兮生別離」，這又不禁悽然，然而爲着國家民族的前途，「民族至上」「民族利益高於一切」，這又鼓起我無上的勇氣。

車行不久，大自然已漸漸套上黑暗的幔幕，這時沒有月亮，祇有點點的星光，和沿鐵路附近村落稀微的燈光閃爍着。我的同伴，正計劃着我們的行程，但我依然一樣憑窗外望，在黑暗中隱約見到些田野，荒山，和農家的村落。

然而不久，已抵新街車站了，新街車站的附近，本來有百來間的舖戶，而現在給敵機盲目轟炸之下，已經變成坵墟，所殘餘的祇是一些瓦礫，一片荒涼的景象，真叫人目不忍視。

敵人爲什麼這樣幹呢？說是軍事的作用，破壞粵漢的交通線嗎？那太要緊了，牠所能破壞的程度，真是微乎其微，也許是毫無收穫。無論怎樣擲彈，但祇能破壞一兩枝鐵軌，幾塊枕木，經兩三個鐘頭的修理，火車就一樣可以通行無阻，從去年「八一三」到現在，敵機在粵漢鐵軌下

的炸彈，是二三千枚了，但粵漢通車從未停止過，敵機的轟炸，不是白忙了麼。他們是毫無收穫的，極其能事，祇能沿線兩旁在那些毫無抵抗的民房盲目轟炸，屠殺！這裏又失了軍事上的意義，「黔驢之技，止於此矣。」這樣日軍又怎能不處失敗的地位。

火車的進程，愈行愈遠了，時間也是一樣容易消逝，夜深了，漸漸有點疲倦欲眠了，沒奈何輪在震動着，隆隆的聲音也不斷的喧擾着，這漫漫的長夜，真是無法安睡，祇好迷迷糊糊的睡下吧。這樣又過了一夜。

天亮了，我們已車抵坪石，坪石的山，真是特別有緻，可惜我沒有那遊山玩水的閒情，不能瀏覽那些美妙的風景。但在這裏最刺我眼簾的，是這裏懸掛着一幅××傷兵收容所的白布，在車站的棚外也站着不少受傷的戰士，他們是從火線上歸來的啊，他們雖然傷了肢體，但他們的精神是純潔的，他們是爲保衛民族而奮鬥，保衛國家民族而犧牲，他們的英勇，又怎樣可欽敬的啊！

火車是一樣進行，從坪石而郴州，從郴州而衡陽，從衡陽而株州，從株州而長沙。七月卅日我們已到了長沙，經過四十小時的行程，我們已從廣州而長沙了。

就沿途的所見，除了沿鐵路的田野，村莊，河流，山地，有點異樣之外，最使我有深刻印象的，莫如車過衡陽以後，就見着那些疏散難民的车輛，不斷的向湘南下駛。難民的车輛擁擠太厲害了，在車廂內擁擠得連站立的地方，都幾乎沒有，他們不容易得到食，不容易得到水，甚至連呼吸的空氣，因爲人太多了，也一樣感到缺乏。此外而貨車的空輛

，車廂外的梯板，甚至至車廂蓋的上面，也一樣擠滿着人，他們靠着天，任由陽光的曬，風雨的打，苦麼？誰叫你是難民，這些痛苦，就是敵人所賜予的！

可憐的難民，他們從戰區裡逃避出來，已担盡不少的驚恐，盡盡不少的艱辛，他們已經失了財產，失了土地，失了房舍，祇留得那渺小的生命，逃避到後方來，將來怎樣生存呢？他們是毫無把握！悲麼？還是又是敵人所賜予的。

說到難民，長沙更多了，在長沙車站的附近，有國聯防疫委員會，在那裏蓋着兩個大麥棚，這是收容難民的，大約收容難民有千人左右。這數量是有限的吧！此外我相信一定還有中國政府辦的難民收容所。可惜我逗留的時間，祇有半天，沒有詳細調查過。

可是我們在長沙公務完畢之後，曾在天心公園的茶亭上喝點清茶。在那裡難民就有不少。他們是在客座中向客人討錢，假使你心地是慈善一點，見得他們是難民啊，拿些洋錢給他，那可不得了，跟着就有三五十個上來包圍着你，使你無法應付。

「那真麻煩了，他們都是難民啊，不好意思驅逐他，可是他整日去騷擾客人，討錢還不算什麼，最討厭的，是有些客人在這裏用些點心，沒奈點心到了，不待客人受用，他們的五爪金龜，早已把點心搶光了。因此客人寧可喝點清茶就算，我們也要吃霉頭了。」

那茶亭的老板曾這樣的對我說過。

其實難民是應該救濟的，而社會的秩序，也不能不維持的。因此，怎樣去救濟難民？那是當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據我所知，目前那些所謂難民收容所，大多數是注意到疏散的辦法，來一批就設法疏散一批，疏散了責任就完了。可是疏散之後，他們的生活怎樣解決？他們還能生存麼？這是毫無把握的。任由他們流為乞丐麼？或轉而成為餓殍以填乎溝壑麼？這種悲慘的事實，那就等於全未救濟，他們都是國家可寶貴的人力，而應該愛護的！

難道長期的救濟麼？戰事愈延長，戰區愈廣闊，難民也愈形增加，在財力上自然發生問題。假定有此財力，也不應這樣呆板地消耗這有用的財力。

在我的意見，以為應該利用這些有力的人力和財力，去從事生產。如移民墾荒之類。這樣的一個問題，在中央及湘粵的當局，似乎有計劃過。但是這是一種迫不及待的事情，沒有縱容計劃的時候，你看，他們已在流為乞丐了！我希望負責的當局，早點兒實現吧。

在長沙，除了難民之外，軍隊也是不少，待出發前線的，開返後方的，絡繹不絕，真是軍車載道。此外如達官貴人，客商，也雲集長沙，因為牠是目前中國交通的樞紐，而且不少戰區或匪運戰區而較有資產的人們，預早逃到長沙來。因此，就馬上繁榮起來，客寓是住得滿滿了，賃房子不容易找得地方，飲食的館子常常客滿，在中山路，在南正路，在天心公園，真是人頭湧湧，一般物價，也騰貴得厲害了，舶來的洋貨，增加兩三倍，這也許是輸運困難的關係吧。就是湖南土產的西瓜，平時售價每斤三分，現在却要一角二分，貴了四倍，他們也是不吝賣的。如果這還沒有難民，沒有往來的軍隊，那就一點沒有戰時的意味。說到客寓，我們是住在車站附近的一間××飯店，從外表看去，倒

很宏敞，但裏面的床帳被褥，異常不潔，白的枕頭布幾乎黑漆一團，最可怕的那床席間的小型坦克車(臭虫)，當我們睡眠時向我們進攻，我們會起來幹過總動員的圍剿，終於不能肅清，我們祇得退出我們的防地，不再睡床，拿出我們攜帶的臥具，在地板上眠睡。不料小飛機(蚊)又來夜襲，噙的一聲，我們又犧牲一滴血。起初我們是要報復，用我們的掌，或我們的扇，向着小飛機劈擊，逐，終於不勝其擾，無從安睡。幸而我們的同伴C君，高叫着我們幹的是軍人生活，怕什麼。我們也在這種暗示之下，糊裏糊塗的睡了一夜。

翌日，八月二日的那一天，晨早起來，天還未明，看看手錶，不過四點二十分，然而我們也得起來了，為的要到前線的南昌去。本來從廣州到南昌去，可以從株州下車，再從株萍鐵路轉車到南昌。但我們在長沙有點任務，而且株萍鐵路開的客車，沒有一定的時間。所以我們從長沙轉往南昌吧。而從長沙到南昌的，祇有江南汽車公司的兩部長途汽車。賣票的時間是早晨五點鐘，開行的時間是六點鐘。我們稍稍梳洗，就到新軍路江南汽車公司買票，票是買到了，每票國幣八元一角。開車的時間到了，兩部汽車就開來了，客人們就蜂擁般上車，秩序似乎欠缺一點，幸而售票有定額，客人不至太擁擠，而我們也在這情形下登上車。

當汽車將開行的時候，照例是來一次查票，剛巧這時車上有兩個帶着病容的戰士，似乎剛從醫院出來，大約他們是病後退伍的軍官吧？他們不是上前線去，而是返到家鄉的瀏陽去，他們身上佩帶的祇是醫院贈明的符號，而不是軍中的符號，可是他們因為沒錢買車票，要求通融一

點。沒奈何票的却一點都不允通融，所說的理由是：「這是商人辦的，不能通融，連少一點錢也不可以。因為一次通融了，下次通融就多了，短少收入，就無法維持。不投票，祇好不開行吧」。這樣耽擱了半個鐘，汽車還是不動，其他客人焦急起來了，祇好勸這兩位戰士下車。他們下車了，汽車也開行了。

從長沙到南昌，沿公路的兩旁，多是大山。因此，我思想着，如果敵人真個用迂迴的戰術，攻南昌再出長沙以包圍武漢，在這裏有這麼多的山地，是不容進攻的，何況在德安那馬廻嶺的天險，已使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這不是夢想嗎？「敵人愈深入敵人之困難愈多」。這是沒有疑義的。

但是這麼多的山地，不但可以固守，而且還有很豐富的資源。從瀏陽以至萬載之間，沿途呈露着煤炭煤的黝黑礦苗，牠已浮露出地面來了，牠的蘊藏量又不知怎樣豐富？我們很知道，湖南的錫，鎢，而至石炭等礦，是很豐富的。不僅湖南，什麼地方也有着豐富的寶藏。假使我們中國能夠早點兒開發，我們中國早已躍上富強的地位，目前中日的戰爭也不致發生。沒奈何數千年來，閉關在封建制度之下，任從那寶貴的資源委棄地下，那又怪不得帝國主義者向着我們侵略。然而目前又大大的不同了，從辛亥革命以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尤其近年的積極建設，一切政治，經濟，社會，都有着劃時代的轉變。我們在向着「現代化」的改造——邁進。但敵人又嫉忌似的向我打擊，努力吧！奮鬥吧！予打擊者以打擊，能保衛得我們的國家，我們有着這這豐富的資源，我們前途的光明是無限的。

車行得很迅速，在下午六時的光景，我們已抵達南昌。從長沙到南昌約有四百公里的路程，大約長途汽車十一個鐘頭的行程，就可到達。但是我們到了南昌，天時漸漸昏黑了，我們不能再幹我們所應做的事，祇得公路車站附近找個客寓住下，這客寓名叫湘贛旅店。這夜因為連日舟車勞頓，太疲倦了，各人很早就沉沉睡去，什麼小型飛機，小型坦克車都不管了，而事實上這裏的旅店確比長沙清潔一點。

八月二日，我們各人晨早起來，把我們所辦的事情辦理一下，我們所要會見的人，也見着了。午飯後，我們有點閒暇，開始向南昌城巡禮了。

南昌，是江西的省會，是江西經濟政治的中心。可是數年來的江西，不斷的經過兵燹——匪禍，江西的經濟建設，自然受了很大的打擊。而南昌依然一機有着近代式的建築物，流線型的汽車，南昌市的馬路不多，中山路和中正路，是全市的骨幹，加上一條環城馬路，似乎已是一個全市的輪廓，其他短少的支路，也是不多。在南昌有着一架長長的木橋，那座橋名叫中正橋，橫枕着贛江兩岸，它長兩華里有半，共花了九十多萬元國幣的建築費，經過一年多的建築時期，是在廿六年一月十五日完成開幕的。中正橋之在南昌，倒算是一件偉大的建築物。

說風景，誰也會聯想起南昌的滕王閣。但滕王閣已頹敗不堪，當日的雄姿，已經消失，牠祇好作古代陳蹟來欣賞。如果要說風景的美麗，在那裏有東湖，南昌的東湖，雖比不上杭州的西湖，而牠也有值得你留戀。在東湖有着繞湖的百花洲路，有新時代的建築物，有環湖的湖濱公園，和矗立着湖心的湖心亭。聞說在前時，蔣委員長之在南昌，這座就

是一個駐蹕的所在。

但是在戰時的南昌，什麼都異樣了。南昌的市民，離開市區的約有十分之七，那些較大的商店，多是關閉起來。所餘留祇是那些零賣店，小商人，飲食的館子，和有一二較大百貨商店點綴其間。如果在晚上八九點鐘以後，除中正路中山路稍有點行人外，其他真其寂靜如死市。在戰時的南昌已經改變了牠繁榮的面目。

本來在戰時的都市，婦孺和老弱的疏散，那是應該的。但那重要的商業都停歇起來，在全般的經濟機構上說，那是一種重大的損失。因為每一個重要的都市，就是那些地方的經濟樞紐，如果把重要的商店都停業起來，這無異把經濟命脈窒息起來。這樣又失了全民動員全民抗戰的意義。

再舉一個小小的例證吧，我住在湘贛旅店，曾叫茶房買些白糖，買了三天都買不得，那原因據茶房說是：「不是沒有賣，祇是不夠賣，軍人往來太多了，那店舖買來多少，隨即賣完了。」這顯然是供不應求的現象。我又曾在南昌郊外一個小小的茶寮喝茶，遇着一個販鹽的客人，我問他食鹽的價格。他說食鹽的價格，貴得太厲害了，每担大洋二十二元，貴的原因，是來源少，存貨不多。在這種情況之下，來源小，軍人往來太多，自然的，零賣商可以利市三倍，高抬價格，但在供應上，戰時糧食而至鹽糖之類，不能充份地供應，那就不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南昌太接近戰區了，他們的逃避是怪不得的，不要這樣錯覺，南昌離火線還遠，而且還有馬週嶺的天險，是南昌鞏固的屏障，假如是不抵抗的話，敵人就可以一天從九江而到南昌，但是前

方有英勇的戰士，有新式的武器，有天險的馬週嶺，即使三個月或是半年，敵人也不容易越雷池一步。這樣又怕什麼？而且他們的逃避得不甚遠，多是離開市區十里八里或二三十里的鄉村，這樣又與接近戰區不接近戰區，有什麼意思。

聽說他們怕的是敵機空襲，但是南昌受敵機空襲次數不多，死傷不大。遠不及廣州不斷的受敵機狂炸，死傷市民數千。而廣州的商業依然一樣經營，廣州市民一樣沉着鎮靜，廣東精神又怎未偉大。

說到空襲，我從廣州到長沙，從長沙到南昌，沿途都未受過空襲，倒算幸運。但到了南昌就不能倖免。八月四日，敵機十八架，飛抵南昌，在發出警報時，留在南昌的市民，紛紛往郊外田野間逃避。那些機關的公務人員，也乘着汽車沿郊外公路疏散，因為他們有汽車，却又去得很遠很遠。但這日空襲的結果，南昌機場和南潯鐵路近南昌的北站附近，投下炸彈數十枚，死傷平民八十餘。這些，也許是南昌商人所以逃避的一個原因吧！

徵求戰地通訊及特寫

本刊內容純以耳聞目親事實為主，尤重抗戰史蹟與悲壯故事，冀以表現時代及我民族之精神，發揚而大之。至希戰區前後方文友，時惠通訊及特寫，賜予援助，無任盼企之至。

編輯部 啓

探

家

記

甘人更

爲戰事而避居到這世外桃源的孤島上來，已經有半年餘了。「金窠銀窠，不及自己的草窠。」因忘懷不了老家而終於在最近打起探險家探險北極時的緊張精神來作了一次探家之行。

故鄉南翔，雖然離上海祇有三十六里路，但是既然被摒棄於孤島之外，那末當然是處於茫茫大海之中了。航海之行，雖不一定會遭到意外，但是誰也不能說是一定安全，總是負着相當的危險性的。

這次同行的是我們弟兄二人。那天，大家起了一個早，七時以前，我們已經趕到了「孤島之濱」的梵皇渡車站了。走近英國兵的崗位，望到鎮守在鐵道上的日本軍士的時候，我們的心不由自主的感到緊張起來，幸而這時候來往于此的人還多，所以我們還能提起精神來，雜在人叢中前進。這時候，有一輛黃色車從對面過來，也許那車夫二隻手提了車槓不空的緣故，沒有把帽子脫下，見了「皇軍」而不脫帽，真是大不敬，當然不能爲「皇軍」原諒而賜了他十幾下藤鞭。這一

幕事實提醒了我們去頭上摸摸，幸而我們沒有戴帽。「在他檐下過，不得不低頭。」於是我們一本正經，目不斜視的從日軍槍刺邊越過了鐵路——第一道關口。還好，日本軍士沒有向我們招呼。

過鐵路後不遠就是中山橋，橋堍也有日軍崗位，我們因爲第一道關口的安全而過，所以過這關的時候很覺坦然，但是這位日軍確忽然向我們親善起來了，叫我們過去，在我們身上摸了許久，才讓我們過去。中山橋是中山路跨越蘇州河的大橋，並行二座木橋，行人必須走靠左邊的一座橋。

過中山橋後，就可以看到許多戰蹟，兩旁房屋，不是已成瓦礫，便是牆塌屋穿。我們沿中山路走過了駐有日軍的大夏大學以後，就折入田間陌道上行。在以前，南翔和上海間雖然也會來往過數百次，但是除了搭乘汽車或火車外，誰會走過這條路呢？鄉間小路，又無路牌可尋，實在難能認得，想借問一訊，又是四顧無人，這時候晨光熹微，田岸傍戰壕繁帶，遠遠地還頻頻傳來忽疏忽密的機關槍聲。天呀！怎

能叫「路上行人」不「欲斷魂」呢！

走了二三里的寂寞路程，好不容易纔達到一個村子，其實我們已經兜了一段遠路了。承一位農夫詳細指示我們前進，並且告訴我們這一段路的沒有大危險，我們的心上就安慰了一些。我們順着一條泥路，緩緩地穿過了蔡家橋柵橋而到江橋。

江橋是我們行程中經過的唯一鎮市。居家本不多，街頭行人倒已很多，但是不見一個婦女。店舖也都照常營業，門前扯起太陽旗和五色旗，有幾家還懸起三五燈籠，算是慶祝華中政府成立的。這裏也駐有日本軍隊，但是不多，我們經過的時候，都在茶肆中玩耍看報，祇有市房盡處有一個崗位，但是也並不向來往的人查問。

在江橋至南翔的途中，遇到了二位同路的人。他們是到嘉定去的，必須經過南翔。他們已經在這一條路上來往過幾次了，所以時常指示我們：那裏有未曾爆炸過的炸彈；那裏有遺留未埋的屍骸，「盡是春閨夢裏人」的「可憐無定河邊骨」，雖然不曾完全腐爛，但是已經難能分別是誰家的英雄了。一路上壕溝和鐵絲網遺留着很多，做過炮位的墳墓也時常見到。

行行重行行，潤刑半載餘的故鄉和老家終於重見了。

見聞 第三期 廿八更：探家記

蒞臨故鄉，第一就給了我們一個不安的印象，就是瓦礫堆多於破屋，完整的簡直沒有，自己的老家呢，雖然未變瓦礫，但是千竅百孔，門窗全無，形態比了一個吃了大敗仗的傷兵還要狼狽，如果房屋會說話的話，當牠重見到土國拋棄了牠許久的主人時，牠一定會哭訴一番為砲火摧毀的痛苦。

室內的家具，已蕩然無存，所留的不過是些腐爛在地上的書籍。以前曾經朝夕相共的一隻貓，三隻鷄，十幾尾金魚和幾盆花草，都不知何處去了，現在重見的，就祇有前庭中的二株桂樹，倒依然蒼老而有神地站着。

家內的一切都感到，冷落，狼狽，甚至陌生，但是故鄉的一切又何嘗不如此！

南翔駐有很多日軍，但是祇有上槎橋境沿公路上有一處崗位，情形很平和，我們走過他身傍，他不但盤詰你，並且望都不向你望。

四市近鄉的地方有些小舖子，但是也都門庭冷落，倒是幾家茶館裏的麻雀戰很盛。在茶舖和飯店的牆壁上都有「日本軍司令官」的勸人民安居樂業的告示，又有五彩精印的「日本醫生診視中國病人」和「皇軍愛護中國兒童」的圖畫。

我們留戀這故鄉和老家，但是故鄉和老家又有那一處可

是容留我們呢？所以片刻的滯留以後，不得不仍舊含淚退出，再會吧老家！再會吧故鄉！

歸途中仍和去時一樣安全，不過在江橋附近碰到一次比較意外的遭遇：

過江橋不遠的田間，一個未負鎗而手握刺刀的日本兵向路上喝喊我們過去，我們不得不從他，但是還未走近他的時候，他確狂奔出來了，不向我們而直向路上去，原來隨我們之後又有二個擔着東西的鄉下人走過，我們重回到路上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祇操着勉強的中國話問了我們一句「幾歲」，就叫我們去，在他喝喊的時候，我們滿以為這一次總要經他嚴勵的盤問和細細的搜查了，結果却平凡得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二個擔東西的鄉下人是不能像我們一樣的幸福了，在我們走得很多路以後，回頭去還看見他們不曾脫離那個日本兵。

當我們再越過英日軍人對峙的形勢而踏上孤島的時候，我們纔感覺到一天來的疲乏。但是我們回顧到背後的茫茫大海的時候，却不能不在心上掀起了「一種莫名的悲哀來！」

二七、四，九，於孤島中。

宇宙叢書之五

自傳之一章

-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 陳獨秀：實庵自傳
- 何香凝：我學會燒飯的時候
- 葉恭綽：四十年求知的經過
- 陳公博：我的生平一角
- 陳衡哲：我幼時求學的經過
- 黎錦熙：自傳之一章
- 章乃器：我與青年
- 王芸生：一個挨打受罰的小學生
- 太虛：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
- 周作人：關於自己
- 老舍：小型的復活
- 冰瑩：大學生活之一斷片
- 傅仲壽：生活的回憶
- 宋春舫：到巴黎去
- 許欽文：從故鄉到無妻之累
- 趙景深：曲友
- 郭子雄：我與牛津
- 陸丹林：組織民軍的工作
- 南橋：童年回憶
- 登載譯：傳記的意義

定價：每冊六角
宇宙風社出版

逃難記述

——民訓處生活的一段——

吞吐

就打二十九軍從團河的那麼排山倒海的一敗，我們那個小縣——河北固安，也跟着吃了掛落，敵人緊隨着來到渾河北岸，隔一道河與我縣相持，幸虧有××路軍趕來增援，還能支持一氣。那時我因暑假趕在家裡，青年學子，在平時全喊打倒日本，到了真打的時候能夠合乎嗎？於是就在抗敵後援會從事宣傳工作，頭天騎車下鄉滿心高興，平時宣傳，人家以為洋學生瞎嚷嚷，真格的這時講演他們還能當做耳旁風嗎？想不到就真出我意料之外，照舊沒人捧場，還沒有人家河北逃難的講究日本鬼子怎麼厲害的招人聽，一賭氣子不再費話，宣傳既不新鮮，到家另打主意。第二天靈機一動，想到許多 小子拿槍到河沿上，幫助軍隊防守，有的還由大排長帶着，在黑下過河摸日本去，我莫若組織義勇軍大幹一下，總比空口說白話強。主意既定，聯合同志，奔走了半個多

月，鞋跑壞了有兩三雙，碰了無數的釘子，因為我們是學生，在本縣沒有聲望，壓根兒就沒人聽得起，別說理你這個 了。正在我們空嘆奈何，救國不得其路的時候，恰巧省政府給縣裡來公事，叫保送會受集訓的大中學生赴保定，以便歸鄉組織民衆，這下子該我們走字了。別人不夠資格，我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將來拿政治力量，做我們早就要做的事。雖然那時我們的學校，有的在西安保定漢口等地開課，我們就犧牲學業，在敵人砲轟縣城的危急中起身去保，誰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還，咳！接着故鄉淪陷，河北丟掉，雖是在民訓處受訓，也是逃難流亡，閒話少扯，書歸正傳。

由保定初次轟炸中逃出。

九月十二日晨到了保定，先辦公事，我們二十人，按縣裡指定的育德中學報到，知民訓處是張蔭梧先生所辦，心中很是高興，張先生過去當過北平市長，辦過四存中學，鼎鼎大名，無人不知。講×教育長面呈縣府保送呈文，參加入學考試，交涉受訓日期改為半月，因為敵人砲火攻城，受訓一月緩不及急。如此忙了三天，第四天才得在保定城內一逛，大吃八喝，準備明天編隊後受訓。

「嗚嗚……」的汽笛聲驚醒了我們的甜睡，我們對於空襲警報，還像在家時毫不介意，經早來的同學相告，每次警報時，笛响一聲，表示敵機一架，這次與往次不同，先鳴七响，以後爽快速响起來，準是敵機大批來炸。要我們同他去一齊逃避。我們半信半疑地跟他跑出宿舍，急的連襪子也沒顧穿，拐灣抹角，他把我們帶到廁所前邊一個洞裡，裏面早是人滿，我們強往裡擠，還 下兩位同鄉站在梯道，身子露在洞口給我們守衛。這時敵機哄哄而來，由那沉重的聲音來推測絕非幾架，同時高射砲

與機槍連珠的放射，如過午然，總是制止不了敵機的任務。「轟——轟——轟」的爆炸聲震天撼地，先進洞的人，全是育德中學的工友，他們有的害怕喊出「媽」來，我們也都面面相覷，心跳的幾乎窒息，也顧不得笑話人家胆小了，就是我們那兩位同鄉，不知是英雄啊，還是假充大膽，直個的比手畫腳的講究：「你瞧又過來九架，統共卅六架了，都向這邊來了！」

「喂！我知道啦，你看那炸彈掉下來跟小白轉棍一樣！」……

這種言論，簡直更給我們一個大的威脅，好容易制止他倆不再發言，轟炸聲就越傳越近，敵機好像飛到我們的上空，「吃——吃吃」的機槍掃射聲傳進洞來，更使我們胆戰心驚，接着「轟——轟——轟」，簡直要把我們由洞裡揪出來，左擠右怵的如搖元宵，洞上的浮土掉下來給我們加做料，隱隱的還可聽到玻璃炸飛的脆聲，和人埋在土裡的呼救。等警報解除後，我們祇落一場虛驚，出洞見前後左右無不被炸，我們雖然倖免，看了更覺害怕。

敵機肆虐，一天三炸，把人嚇的已成驚弓

之鳥，警報傳來，垂向防空洞跑去，防空洞雖大也不能容納一千幾百人，有人還得跑向郊外。真是吃飯工作全不安寧。傍晚，處長向我做初次的訓話，大意謂在國難 重的今日，能有這些河北青年肯投筆從戎，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不過諸位既肯毅然前來，必須對本人與民訓處的宗旨，先有一深切的認識，因為有認識，然後才有興趣，有興趣就肯百折不回的幹下來，繼述其個人今夏去講將委員長，與籌備民訓處的經過，最後報告因空襲關係，要遠避一地訓練。訓話完編隊，還沒出發又遭夜襲，大亂一陣，幸未損傷，警報解除後，趕緊拿行李排隊再出發，剛出校門又傳警報，不得不跑步逃出西關，沿路已無白日老百姓扶老携幼的逃難，祇是一些為國流血的健兒，由傷兵醫院跑出來避向郊外，走着——邊罵敵人，一邊罵他們官長不注意他們的防空設備，本來他們在後方醫院，還不得安心休養，無怪乎他們的怨罵了。我們跑出西關，漫無目的走去，沒人敢向官長詢問，祇希望能早日到了目的地受訓，快快畢業，每人都能夠組訓民衆，捍家衛國，那會想到這是逃難，都很興奮的往前走，無有

半點懊喪的樣子，不約而同的聊敘急走，顧着鐵道南爬，到于家莊得上火車，專車把我們載到定縣。

定縣夜奔

剛到定縣，就見報載故鄉淪陷，我們真是大失所望，還得咬牙受訓，過大兵生活，好準備自己抗戰的實力，有一天能夠打回老家去，誰知在定縣整天敵機的受訓也不能住穩。那是廿一日的傍晚，處長在東關天齊廟訓話，我們列隊而去，到那久等不來，官長以為記錯地點，又下令同回走，路遇×教育長率第一隊輕裝出發，雙方相見，莫不愕然，官長詢問，始知有出發命令，我們沒有見到。×教育長立刻向我們訓話，首先告訴我們不要驚慌，繼續保定失陷，關黃二軍已退，敵人現已到此四十里的望都，這是當地駐軍下午撤退時的通知，我們也得馬上出發，別說敵人騎兵前來夜襲，我們赤手空拳的學生沒有辦法，就是漢奸發動，我們也得甘吃苦，你們既未見到出發命令，現在也隨着我們走，城裡的東西不要去取了。沒等他說完，大家一哄而散，一窩蜂似地跑回去取東西，慌慌張張，亂成一團，由天齊

剛到城裡駐營足有八里，爬崗下坡，穿莊稼地，一鼓氣就跑到營地，好像要跑慢點就會被敵人包圍，既不捨得丟東西，行動就要敏捷，到屋邊還設點，換着黑拿東西。記者因行李在保定轟炸中丟掉早有戒心，衣物存箱，提起就走。在歸途見北邊火光閃爍，心中更加恐慌，不敢稍停一會，來回不到兩個鐘頭，跑的氣喘汗流，一身夾衣，完全濕透，躺在地上休息，羣呼知友，嘈雜已極，準備到齊出發。

這次出發與在保定有大車拉行李不同，每人盡所能的拿東西，被褥披身，提箱携包，雖是隊伍，可穿便衣，狼狽情形，與逃難的無異，唯有列隊而行，還像軍人樣子。在靜寂的深夜，經過許多村莊，除聽犬吠鷄鳴外，見不到絲毫人烟，可憐的許多老百姓尚在夢中，還不知道敵人就要來到，慘遭姦殺搶掠，不能同我們一齊逃出險地，進而想到故鄉的民衆，早已淪於水火，我們不但不能救他們，還要逃往別的地方，真是「無限河山別時容易見時難」，這種刺心的悲傷，在記者還是初次，切盼由於這種流亡痛苦的砥礪，能負重忍辱的邁向前程，能在一月後奮發有爲，達到我們期待已

久的希望。如此在路上邊走邊想，並不感一點疲乏，走數里的下窪，泥水沒膝，頗爲難行，大家祇好脫鞋拔襪趟水走，這時處長把鞋陷在泥裏，大家爭取乾鞋，非藉此巴結他，他的能與大家同甘苦，令人莫不感動。

將曉到沙河，岸上坐滿難民，多自保定出，過河到遠方親友去的，把渡口的兩隻大船忙個不了，傍岸水淺，船不能行，有半里光景尙須涉過，站在水裏等船，水急人不能站，不能不與同伴挽在一齊，這時有許多婦女抱孩子過河，沒有家人相隨，祇好哀求陌生男子抱孩子，自己與之相讓，講究不了什麼男女授受不親和羞耻了。我們到此邊包一船，船可載六七十人，渡不到三次，已到拂曉，担心敵機，敵機傳來，記者命苦，恰好趕上，船行河心，進退不得，眼看着兩岸與河裡站着的人全都跑開了，我們一船人乾着急沒辦法，跳河必死，炸着也許不死，就拼命運吧，叫船夫快快撐船，大家俯在船板，敵機先用機槍向兩岸掃射，後對我們河心的兩隻船投彈，好在船行機飛不易命中，也不是我們命大，還是船夫倒霉，那一船人全炸沉了，我們這船祇中一彈，落在船

夫身上，把他穿死未炸，他一個人的死替了我們，亦云險矣。敵機這樣的慘殺我們逃難的老百姓，不僅爲國際公法所不允可，而且在人道方面也說不下去，這種慘酷的行爲，真叫人切齒痛恨，這時的中國人再不知道自奮，以自己的人力物力供獻給國家抗戰，簡直連一點血性全沒有了。

長途跋涉的見聞

過沙河後，經深澤縣，渡漳沱河，再由灤城，而至元氏，在此始登火車南行，因新樂鐵橋被炸，火車不能通行，不能不長途跋涉繞一大灣，把沿途的見聞寫在下邊：

每天行軍，差不多全遇着敵機偵察，好在莊稼尙未收拾，散在地裡一躲便安，遇有渡口，多半趕在夜間才過。並且路上遇雨多次，大褂制服，染成雜色，如同花子。有一次冒雨行軍半日，衣履盡濕，如湯鷄然，到目的地，無衣可換，以火取暖，裸體烤衣，羣圍一圈，狀態悽慘。處長見我們如此可憐，不禁淚下，特加賞每隊飯洋四十元，每隊全吃燉肉，我們那隊還是小米飯青菜湯，大家莫不奇怪，再見官長又另吃牛肉餃子，更是敢怒而不敢言，路

止官長不能與學生共同甘苦，是因環境不同，若要剝削學生，他們真也忍心。

沿途所見，最叫人痛心的是各縣守土有責的縣長，警察和保安隊，沒等敵人攻城，就藉好細軟聞風而逃，猶恐逃到別處沒有辦法，就拉着自己那幫人來投民訓處。民訓處爲籠絡河北人心，與集中民衆實力，也祇好不答以往的收留他們。

在滄石路旁的某鎮上，大軍雲集，民衆逃空，我們沒有給養，強問當地糧店，偷着買了幾担小米，各隊分吃，每人弄個半飽，傍晚全都偷着溜到街上去想辦法，幾家雜貨舖，把點心全搶着賣完，烟捲零吃，也都賣淨，有一家肉舖投機，把一匹病驢宰了煮肉，尙未下鍋，早有一群老總圍上等着，艱難情形，可想而知。其實老總買東西，不給錢的少，就是老百姓不敢出頭，這一害怕老總，把市面鬧的更紊亂起來。起者在那天想沽酒一醉，逃過這夜的餓關，到一家雜貨舖打酒，有位老總手拿豬肉捷足先登，付以拾元察哈爾的股票，掌櫃的拒絕不用，老總告以發餉就是這錢要求使用，說了一大套好話，那掌櫃的滿不入耳，氣的那老總

掏出匣子槍來指着他說：

「他媽拉巴子的！你比我親爹還厲害，我們淨關這錢的餉，難道你逼我搶人嗎？娘拉個臭X！你今天不找給我中央票玖元，我就把你斃嘍！」

掌櫃的嚇的 堂無言，面如土色，記者於是上前說合，那老總見記者是民訓處的倒很客氣，記者叫那掌櫃的給他九元察哈爾的單元票，再扣他酒錢給中央零票，那老總才忿忿而去。我又向掌櫃的說明這種困難，如此把他應付走了，不過白扔幾毫，若與他弄成僵局，拾元你也得認可。他恍然大悟，非常的感謝記者。

走向太行山中

由元氏搭火車到滋縣，住縣西五十里的彭城鎮，四面環山，風景清秀，鎮中居民多以燒磚爲業，羣林林立，如大都市工廠的烟囪然，街市繁華，非常富足。我們在那得安定受訓，已背上大槍手榴彈，雖然沒有戎裝，比先前是威武多了，生活自然相當的緊張，組訓民衆的希望，始終沒有忘掉，唯有前方失利的消息頻傳，便我們不敢樂觀，石家莊已失，那台已經

危急，眼看河北整個的江山要丟，我們將用武之地，我們自上至下，早已抱定決心，河北青年不能再逃到別省，成功要在彭城，成仁也要在彭城。據說河北中部那博蠡一帶尙無敵踪，因此處裏要派人到那去活動，公開徵求學員，報奮勇的編隊皆是，處裏沒有辦法，才派本地學員去幹，我們的苦悶，沒機會報國的抑鬱可想而知。這個機會一過，敵人就壓迫我們不能在家門活動，在十月底不得已含着淚告別河北，由六合溝北溯漳河而上，登林慮山夜宿北洋村，翌日天明砲聲驚醒我們的好夢，機槍掃射，隱約可聞，我們在想像中就是敵人攻彭城鎮無疑，X教育長堅持叫我們在此補助軍隊守山，我們知此莫不興奮，數月的悶氣由此可出，早欲挺身而戰，至終處長還不願叫我們輕易犧牲，趕快渡過漳河，脫離戰區逃往林縣，三日山路才到，休息兩天，又走向太行山中的陵川，繼續訓練，決不再逃，這時太原已失，新鄉危急，我們才得知願以償，展開了神聖的游擊戰爭，準備踏上打回老家家的征程，那就出了本題的範圍以內，就此打住。

一九三七年四月廿日記於西安

由武漢到西安

孜 棻

××

那晚握別以後，第二天清晨我便帶着興奮而愉快的心緒踏上數千里的征途，平漢路的特別快車還是照常很按鐘點的到達除了鄭州，沿途除了看到不少軍隊一個個英姿奮發地開往前線外，還看到不少三四個一羣從受敵人蹂躪區域裏逃來的同胞，一個個面帶菜色，明顯地流露着流離顛沛的痛苦，他們默默地沿着鐵路線走，不等到我看明白，便被火車拋到後面去了，同事中不少這些苦難的同胞，他們已給戰爭訓練得不凡了，提起了敵人的暴行便咬牙切齒，對於抗戰到底的信念更是堅決，在他們的談話裏，在在都可以看出中國人在抗戰中已有了莫大的進步。

由鄭州到西安的隴海快車，自從風陵渡敵人不斷地砲轟列車後，就停止行駛，我到達鄭州時，正是隴海東段非常吃緊的當兒，往東往西的客車都已停駛幾天了，我既不能在鄭州多停留，所以在到達鄭州知道了這個消息以後，便決定搭任何的車子向西去。鄭州的情形很淒慘，店舖除了晚上開門外，白天因為敵機不斷的轟炸，簡直成了一個死城，最繁華的大同街在敵機的狂炸後只剩些斷垣殘壁，與一年前我

所見的景像比起來，看不出有一絲相同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居然搭到一列往西開的空車皮，是預備回頭裝兵用的，車上擠滿了傷兵，難民和戰區工作人員，車開得並不慢，但到了洛陽後就停止不開了，車上的人便一窩蜂地下來，又堆集到別的像是往西開的車皮上，但誰也不知道那輛車真的開不開，所以上了這個車後，聽說不開便又下來，這樣上上下下的換了好多輛車，最後總算開走了，本來由鄭州到洛陽的還是有鐵蓬的貨車，由洛陽往西開的便是上頭沒有一點遮蓋的廠車了，太陽晒得頭皮像是要烤熟了似地，而車頭所冒出來的黑烟更把原來乾乾淨淨的一個人變得像一個黑人一樣。從洛陽起，火車是一件令人傷腦筋的事了，搭坐一列車不會超過二站以上便要另外換車子，因為往西開的車多半是往為裝兵用的，所以到了某一個地方便停止不開了，這樣上下換車簡直弄得人應接不暇，我因為提了一個鋪蓋所以尤其覺得不便，由洛陽往西走，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各地都貧窮得很，車站上只有賣粗麵饅頭的，麥子熟了，農民們都在極炎熱的太陽光下努力刈麥，在沒有被敵人佔領的地方還能割麥，但在已遭侵佔的地方，農民多已逃出，而麥

子也不用說全都完了，同車有許多從戰區逃出來的農民不斷地咬牙搖頭，而默默地不發一言，在他們的心中埋藏着海一樣深的仇恨。

這次我在路上所受到的痛苦，決非坐在房子裡所能意識到的，你記得我們在到瀏陽宣傳時翻過十八盤的那會事嗎，那時我們因為受不了餓的急慌，竟吃起生米來，這次我却感覺到渴的最大痛苦了，因為天氣的酷熱和上下車時所受的勞累，喉嚨裡枯燥得像要碎裂似地，車站上又沒有賣水的（據說幾里外才有井），於是不得不想法在火車頭的水管裡弄點水喝，雖然是那樣的污濁與澁，但我們已經覺得像是觀音菩薩的楊枝滴水了。除了喝水不例外，吃東西也很成問題，車站上只有粗黑饅頭，這種饅頭不要說南方人吃不慣，即使生長在北方的我，也覺得難以下口，我看到有些人吃得津津有味，爲了饑的關係，也只得胡亂吃點，吃吃原來倒也不打緊，但由潼關到西安的途上，幾乎害了一場大病，精神弄得頹唐極了。

隴海鐵路本是緊靠着黃河走的，有幾站離河尤其近，在車上可以明顯地看到那岸，如陝州靈寶這些地方已經給敵人的炮火轟得非常零亂，火車經過時不敢停留便加速的開過去了，車站上都留着砲彈的痕跡，老百姓不用說早已逃光，剩

下的只是最窮苦沒法走的人，過潼關，現在可不能安安然然地過去了，潼關對岸風陵渡敵人架炮常常轟擊列車，我們所受的損失確實也不小，有一次列車給中了一彈，死了幾十人，所以經過潼關的人都提心吊膽的非常恐懼，車子也多在晚上偷偷地通過，我坐的車子到潼關以東五十里的地方就不開了，停了一天仍舊沒有消息，據說潼關又在砲戰，所以車子難以通過，當晚露天地在車上睡了一晚，到第二天依然消息沉沉，我等得有點着急，便與路上認識的兩位同伴開始步行，盤頭鎮到潼關五十里，我們請人担了行李，準備一天穿過潼關到華陰縣。

潼關在軍事上非常重要，他控制着晉豫秦往來的孔道，城牆高據在山巔，形勢非常雄偉，看了便不由自主地起景仰之心，現在他是陝西豫西的屏障了，風陵渡隔河只有三里遠，那邊可以很顯然地看到東關外大街上的一切，我們經過大街時因爲怕被敵人發見，只好走已經挖到的交通溝，溝有一人多深，在溝裏走可以保險一點，當我們通過時，心情很是緊張，這還是第一次身臨最前線，對岸一砲彈打過來，或許就算完了，潼關的防禦工事相當堅固，除了早已築好的水泥砲台外，臨河還有無數機槍掩蔽壕，這理由精銳的部隊防守，我與一個荷槍實彈身披花綠綠偽裝的士兵談話，他很坦

然自若地講，敵人如果想渡河過來，一定可以來一個殺一個，來二個殺一雙，士氣是盛旺極了，現在據說風陵渡除有少數敵炮兵外，大部兵力已東撤，同時在他們後方，我們的游擊隊到處破壞交通，施行奇襲，弄得他們進退維谷，騎馬難下，現在他們只有對岸吃吃睡睡，一聽到這邊有火車的聲音，便開玩笑似地來放幾十炮。

在沒有潼關以前，我就聽得人說除非本地人而執有良民証者，外來的不論軍民，一概不得進城，因為潼關已在最前綫，恐怕有奸細混進來搗亂或是探聽軍事秘密，我與二位同伴交涉要通過城內，但再三伸說，依舊不得許可，於是不得不繞幾十里山路，在潼關外繞了一個大圈子，火車原也是經過潼關的，必須入東關穿城越西關而出，但因為那裡不停，所以火車可以通過，而人可就不行，非爬過二個嶺繞道不可，由潼關走到渭南，路上得了肚痛病，幾乎走不動，於渭南又搭上兵車，終於在廿三日晚上到達西安。

西安一切都具備着都市的模樣了，有宮殿式的鼓樓和城門洞，有寬闊的馬路，有不少洋房子，冀，魯，豫人在這裏作生意及避難來的不少，尤其澡堂，理髮館，飯館都有點北平味兒，陝西人的渾濁口音反而不大聽到，西安已經受戰事的影響變成西北各省的中心城市了，

見聞 第三期 攷察：由武漢到西安

宇宙叢書之一

北平一顧

老舍等著
定價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城市本書是描寫北平最佳的讀物作者多
久居北平的名家關於故都一切無不加以敘述

宇宙叢書之二

日本管窺

知堂等著
定價五角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國人無論如何有認識日本各方面好壞
的必要本書作者全為我國真正的日本通其價值可知

宇宙叢書之三

歐風美雨

語堂等著
定價五角

本書內收記述英美德法比五國社會情形生活狀況觀察深刻
文筆生動手此一冊無異觀光異邦

宇宙叢書之四

蘇聯見聞

紀德等著
定價五角

本書作者都係久客蘇聯以客觀態度介紹此新興國家之種切
震動世界文壇之紀德所著「蘇聯回來」亦由名家譯出收入
本書

廣州鹽運西一巷十八號

宇宙風社出版

從長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記

金五

長沙臨時大學奉教育部令遷往昆明，遷移的方法，首先是預備全體師生皆由海道至滬者，後教育部以此有碍視聽，於是學校方面乃變更辦法，分兩道走，體格強健而能徒步者，則循京滬公路徒步至滬，路中一切費用，全由校方擔負，體質欠強者則由海道赴滬，路中費用除學校每人津貼二十元外，其餘費用，須由自己擔負。本來遊歷各地是我的奇嗜，香港，安南，廣州等地我沒有去過，湘西，貴州等地我也沒有去過，我到底先遊內地呢？還是先遊香港安南呢？不過我想：湘西貴州匪氛甚熾，個人旅行爲事實上所不允許，這次學校方面預備以行軍的形式，徒步旅行赴滬，機會當然可謂空前未有，加以就現階段講，中國是一個弱國，弱國的人民旅行于帝國主義的領土內，我覺得不大好。因了這幾個原故，加以經濟的關係，所以我毅然決然的預備徒步了。

十三日 星期日

上午到學校裏看學校公佈的准許赴滬就學學生名單，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我非常快慰。因爲這個名單是根據上學期的成績的。設若成績沒有及格的話，學校裏是不津貼路費的。

看完了榜，到註冊組去辦理加入徒步團的手續。照格式填好了表，到旅行團團部去報到，報到的號數是 201。

從學校歸家，順便到青年會聽郭沫若先生演講。聽郭先生演講的人數很多，會堂都擠滿。郭先生是一個詩人，他講話的氣概，正像他的詩一樣，非常豪邁，講話的聲音很大，也很有節奏，一種異帶四川音調的聲音飛散着，熱情而中肯的愛國情緒，扣緊了個人的心弦；有時當他右手臂用力地舉起時，像衝鋒的號音殺進一羣戰士的耳朵似的，立刻會使各人的肌肉緊張起來。

聽衆都希望郭先生能夠多講一會，可是郭先生並不這樣，不到兩個鐘頭，就講完了。我

隨着鼓樂聲躍出大門口，門口外立着一個佈告，佈告上寫的是明日十時臨大學生自治會與湖南文抗會恭請郭先生在銀宮影院演講，希望各界民衆前往聽講。

十四日晴

上午送不能隨身攜帶的行李到學校裏，再由學校由香港運至昆明，每個人的行李不准超過五公斤，幸好我的行李沒有超過這個限度。

十時左右，我們這個旅行團的團長黃師嶽先生在聖經學校前面大操坪訓話，黃先生是湖南省府參議，曾做過陸軍中將師長，這次率湘省府命令送我們到昆明去，他年紀很老，但說話的聲音却很宏大，他說話的內容分兩方面，一方面說臨大旅行團步行入滬就學是富有歷史性的，中國歷史上長途旅行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張謇之使西域，第二次爲唐僧之赴印取經，第三次爲鄭和之下西洋，第四次就是本團的這次旅行了。其他一方面：本團此次旅行將經過湘

西貴州等地，湘西貴州苗民甚多，考苗民與漢族接觸時間甚早，可是因過去為政者未嘗注意的原故，苗族同胞仍是過着原始的生活，此次本團同學經過此地，親眼考察對苗族同胞生活怎樣改良，怎樣使其教育普及，必有很偉大的貢獻。

最後，黃團長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徒步旅行的經驗，他說，走路以後，洗腳要用冷水洗，並且走路的時候要打裹腿，在未吃早飯以前，飲開水一杯，可一天不口渴。

黃團長演說以後接着就是編隊，臨大同學參加徒步團的約二百餘人，（走海道者五百餘人）分爲兩大隊，一大隊分爲三中隊，一中隊又分爲三分隊，每一分隊一十五個，分隊長，中隊長，由同學選任，大隊長由學校派軍訓教官兼理。

本團單位除兩大隊外，又有團本部與輔導員會，團本部設有副官與醫務二處，副官處有快計二人，醫務處有大夫三人，此外每一分隊每一星期輪派一同學到團部服務，服務的範圍分參謀主任，宣傳參謀，設營副官，與採買副官等，此屬于臨時選派性質者。此外又有幾

位在團本部永久服務的同學，他們服務的性質是保管旅行圖書，寫作旅行日記，司聽廣播無線電等。輔導委員會他的職權是指導學生如何考察與研究。有時候他也可以代表學校當局。是由幾位教授（黃子堅先生，李維侗先生，曾昭倫先生，袁復禮先生，聞一多先生）及幾位教員組織而成的。此外又有一位漢口大公報記者。齊長城君隨我們旅行。

關於同學伙食方面以大隊爲單位，由各分隊每一星期輪派一同學組織一經濟委員會辦理之，經濟來源是學校發給，每一同學每天共四毫，此外每一同學每天學校發給雜費二毫，以作購買草鞋等件之用。

十六日

昨晚到木牌樓毛雲福看父親，他老是那樣誠懇的叮嚀着我注意旅途的衛生，并且要我沿途作日記，將來到昆明後再郵寄他老一閱。

上午十時到學校裏，教室聽徐大夫講旅行衛生，徐大夫曾服務湘雅醫院很久，此次將隨我們徒步到昆明，抵滇後，或就任臨大校醫云：他說貴州爲瘴氣之地，瘴氣爲瘧疾的一程，預防的方法在吃金雞納霜丸，他又說旅行

時所最易犯而最危險的病是傷寒與肺炎，幸好大多數的同學都打了傷寒預防針。沒有打的同學最好是趕快去打。

徐大夫講完了以後，毛參謀長洪講解隊形的變換與集合。因爲我們這次旅行團的組織，是完全軍事化的原故。

晚上彭君來訪，彭君爲我中學同學，一別兩年，忽然相見，甚爲欣慰。

十七日

十點趕至學校補打傷寒預防針，因爲昨天校醫是那樣的叮嚀着我们注意傷寒的原故，打完預防針正預備回家，碰了栗君，他約我一同到湖大去辭別幾位同學，我同意了，于是一同去覓，將近過河的時候，空襲警報响了，接着緊急警報又响了，我們不能不稍稍躲避，長沙自從張主席治中主政後，雖然有了高射砲等的防空設備，但是公共建築的防空壕却不多見，我們既沒有防空壕可躲，只好借重于民房了。緊急情報响後不到十分鐘，日本飛機來了，一時敵機擲彈轟炸聲與高射砲射擊聲齊鳴，誠壯觀也。敵機轟炸長沙這是第三次，第一次轟炸火車車站，敵人炸彈投完了，我實明的防空壕

報所方放警報，第二次我正在返省途中，沒有親見敵機的肆虐，今日的轟炸，雖使我飽受驚恐，但是從此以後，知道敵人的飛機并不怎樣可怕，只要我們有相當防空設備的話。

下午從湖大訪友歸來，路人謠傳今日敵機被我擊落二架，晚上商事日報因此事而發有號外云：一落架于春華山，一架墜于瀏陽縣某處，市民皆鼓掌稱慶。

十九日

學校原定昨天用輪船送我們到常德，再由常德開始步行的，可是因了種種事情沒有籌備好的關係，祇好改到今天上船，明天五時開船。

大約是下午三點吧，拜別了父親，坐車到聖經學校，去聽省府秘書長陶履謙先生的訓話，剛走到校門口，只見操坪裏站滿了背著張主席送我們的乾糧袋與水瓶的同學們，他們多英武啊，是那樣雄赳赳的我不禁把我的糧袋水瓶背上起來加入他們的隊伍，靜聽陶先生的演說，陶先生說前清時代知識份子未聞有失業者，迄至教育制度改變以後各學生的畢業即是失業，這種現象的最大原因是由於知識份子的

集中都市不肯下鄉工作的原故，臨大旅行團同學徒步到昆明去就學的最大價值即在此點云。陶秘書長講完以後，我們各自的上船，上船的地方是洪家碼頭。

二十日

昨晚擠得要命，睡了一晚，腳簡直沒有伸直過，好在時節還是春初，不然的話，今天或許熱得沒有人了。

天剛亮，希望開船的汽笛聲叫着，可是因了某種關係，船遲至下午七點始開。開船的時候，對於我久居的長沙不禁有點依然了。

長沙——我的第二故鄉，不，我的第一故鄉——真使我留戀不捨，牠有高聳的岳嶽山供我們漫遊，有古老的天心閣供我們瞻仰，有偉大的英雄墓供我們憑吊與景慕，牠簡直使我留戀到留下淚來。

天漸漸黑了，船慢慢的走着，不油然地使我想到昨晚擁擠的情景來，我預備搬到船邊去睡，一方面自己免得擠到睡不覺，他方面，可以減少他人的擁擠，但是，剛一搬到船邊，猛烈的寒風把我嚇怔了，無法，只好搬到原地方來，可是，因搬走的關係，原先小小的一

塊地方，又被睡在旁邊的同學無意的佔去；一大半，因為這位同學睡熟了，不好意思叫醒他來，只好坐起來，寫日記，想消磨這一夜的時間。

二十一日

我們的輪船走得很慢，走了一天及半晚的時光，還僅走到八字叉。

在過去的旅行，舟車慢速率的進行，是使我感覺相當煩悶的；但這次却不然了，不獨不使我感覺煩悶反而增加我的興趣，因為這樣長距離的旅行，并有這麼多的旅伴，一生能有幾回呢？又安得不使我們希望這個旅行的時間多多的延緩呢？

白布纏頭異樣裝，
一般風味說三湘，
輕舟破浪水何急，
叫賣殷勤客事旁！

路上有許多村女駕着小舟做著各種各樣的小生意，她們有時候也做做渡划生意的。

這班村女們在和暖的日光下，平靜的湖港間，駕着一葉扁舟，雖天上的神仙也沒有她們快樂呢？

可是事情真出乎意料之外，當我與她們閒談的時候，她們無不充滿了悲傷的怨聲，她們怨傷的凝結，多半是吃飯問題的不得解決，家庭負擔的過重。

晚上，軍本部公佈此次旅行的計劃，規定每天至少走二十公里但不得超過三十五公里，預計從常德到昆明須走七十一天，共經二十個縣城每個城市休息一天，（貴陽休息三天）所以實際只步行只有四十三天。共一六七〇·七六公里。

二十二日

上午十時，船到了乾溪港，水淺了，船不能到常德，我們只好折回益陽，再由益陽開始步行。

在長沙出發的時候，我們都每一個人打一個行李，重慶學校裏規定我們不得超過十公斤，可是同學們都沒有遵照這個規定，所以團長命令每兩個人合打一個行李將途中不須用的物件兩人另合打一包，由原有輪船運至常德并每一分隊派一人照管之。

大約是下午四點吧，船到了離益陽縣城三里的清水潭，水是這樣的淺，我們連益陽縣城

都不能坐船到達了。

同學們吃晚飯後，都三五成羣的到縣城去參觀，與我同去的有李，齊諸君。

益陽縣城交通很便利，陸路有汽車路到長沙，沅陵等地，街道多半沿江成直線形，分頭堡二堡，三堡，頭二堡尙熱鬧，三堡較冷落，長約五六里。水路水盛時小汽輪可達離縣城九十里外的桃花江，在平常普通汽輪亦可直達益陽縣城。河流則屬資江，河過不甚寬廣，河水清澈呈碧綠色，四圍山景，更玲瓏可愛，山水留戀不忍捨去。

此外教育亦頗發達，對河桃花窰，以前辦有一信義大學，後以經費困難改辦中學（聞是校之初中與高中主辦人各異，一為挪威人，一為瑞典人云）除信義中學以外，尙有一龍州師範學校，（學生畢業後，多從事縣中小學教育）後因困難關係自他地搬來之獸醫學校與德德，謝南等校。

益陽因商業發達的關係曾放過幾次防空警報。他們放警報的方法是鳴鑼。

遊罷歸到德水潭，時候已是十點，今晚一部分同學宿在原有的船上，一部分住在岸上的

民房中。

二十三

天下雨了，我們仍得動身，從清水潭到益陽汽車站約有七華里的樣子，我們于十時許即到達了。因等車運行李的關係，遲至十二時始向軍山舖出發，軍山舖離益陽縣車站約四十華里。四十華里在一羣初徒步的我們要在一下午的工夫走到，本來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何況今天下着麻麻的雨兒呢？所以我們的隊伍走不了十又幾里路就零散了。

到達軍山舖時，同學們的腳都起泡了，這怎麼辦呢？只走得一天，腳就起泡了。

等校醫到了以後，同學們請其醫腳泡者如山陰道上之多，校醫一一將泡弄破，再用消毒藥品消毒，並且解釋脚起泡是徒步常有的事以後走慣了，自然不會再起的。

晚餐吃得遲，睡的地方又如此的擁擠，我不得不愁念着今晚的睡眠。

京話

姚穎著

定價四角

人間書屋出版

踏上了我們的征途——獐山（續）

徐遠之

分家

一連跑了五天崎嶇的山路，同學們有些已走不動了，而且還有兩位同學沾了微疾。然而到獐山的腹部還有百二十里的長程！大多數的意見都鬧着要改程返校，不過有幾位却依然要往獐山，以期達到他們這次考察的目的。事情到了這個分岔的地步，唯一的辦法就是分家。一行十七位，往獐山的只有五人。然而他們有的是堅決的意志，刻苦的精神，他們能過着行軍一樣的生活，克復路途的險阻。結果，他們終於達到了最初的目的，這不能不算是在同伴中放一異彩。

今天天氣晴朗，太陽高高的懸掛在半空，它的光茫，掃蕩了幾天來的陰晦與沉悶。我們就在大樟分途了；一聲道別，便各奔各的前程。大隊的同學是向西往象縣轉柳州返梧，而獐山行者們却望北走經中平入獐山。

蒙中平鄉長嘉意招待，我們甚為感激。時間尚早，我們稍是休息後，即往街上採買，以充實我們到獐山的糧食。鐵鍋呀，鼎煲呀，瓦罉呀，油，鹽，米，菜呀，我們好像新組織的家庭，據說獐民的烹調用具是不借給別人用的，所以我們事前不能不先有準備，以防萬一。

夜行

五位行者，四個腳快，一行九人，踏上了征途，雖說不上浩浩蕩蕩，但也有點趕趕之風。別了，中平！我們要直搗獐山的腹部了。天氣陰晦，涼風習習，我們越過了萬重的高山。然而這走不盡的山頭，一重重的越走越高，愈高愈多。遠看着目的地正在眼前，但那曉得有走不盡的紆迴曲徑，跑過了一程的高山，又落到深坑的谷底。兩旁聳着高高的峯巒，將天空劃成了長形的洞口。這兒叫做沖口，約有十來家的居民；據云他們的祖先都是從湖南長沙搬來的。

他們也不知道。由沖口到我們的目的——高水，據說僅有十五里山路，若依我們以往的行程，那只要有一點半鐘的時間，我們儘可到達目的地了。此刻不過下午二時五十分而已，還有大把的時間。

跑了一大半的崎嶇山道，肚子着實飢餓了。把隨身帶來的糲米，叫挑伙煮了稀粥，格上了一点熟鹽，也就覺得味美適口；那怕市面的及第粥還要遜牠二分哩！原來我們已飢腸轆轆了。

四時許我們由東折而東北行，跨過了一條小小的溪流，接着又踏上崎嶇的山道了。行約半里，在山腰的竹林裡隱約地現出了幾間籠籠似的草寮。這是獐人的住處，那是他們唯一的肉體寄托所。在草寮四周陡絕的山腰裏，間有一塊兩塊的梯田；可是牠的面積還不及我們書案的大小。而大多都在傾斜七八十度的光山裏

下午三時抵中平，晚三時入獐山。

的。且看此處，這切會到這重慶中來，就連

我真是踏我山幸或玉米（玉蜀黍）。這是他們

以想到他們的生活情形是如何的艱苦了。

我們越過了一個陡絕的峯巒，牠比紅水頂還要高出一倍。前而行人的足跟，隨時可能地打着後面人的臉，牠那陡絕的情形有如此！剛爬上了高峯，忽而大雨驟至；此後雖只橫過山腰，但道路却更加泥滑難走。我們雖全注意於路行，但總難免被滑倒。橋山也有蜀道呵！因爲山路難行，大大的減低了我們的速率。大概離滴水還有四五里的遠近，黑夜已漸漸的伸展開來。我們四人隨着一担較重的行李，所以留在後面；先行的四位也許已先到達滴水了。

黑夜來臨，它只有增加了我們的寂寞與驚慌。晚風吹着松梢，激起了一陣陣尖銳的嘯聲。山蟬仍在有力無力地悲唱，牠把四周的空氣激成了一個幽冥的憧憬。我們在這黑暗的林中空穿插，這不進了鬼域嗎。

一支黝暗的電筒，如何能照顧五個人的行路？比較辛苦的要算挑夫了，只好把火光給他。我們在這黑夜裏行走，一步一跌交的，簡直變了泥人，幸而沒有把性命送掉。天上依然下

容情的打擊！其實路途的危險，我們并不怎麼害怕。使我們提心吊膽的，倒怕被獠民傷害；因爲一路來我們都聽說獠民是非常野蠻的。摸了一點多鐘的夜路，出我們意料外的安全地到了橋村——滴水；這時已是晚上八點半了。這段十五里的長程（？）呵！足足費了我們四個半鐘頭的跑路時間。

在東北鄉

當我沒有到過橋村之前，正如沒有到過中國的歐洲人對於中國一樣不合理的想像。以爲橋人一定是形容古怪，兇絕人倫的野蠻種子。因爲有些書報上實在過份地把橋人描寫得過於鄙劣和不講衛生；其實據我們這次觀察所得，橋人實在是一個很忠實的民族。不過他們的文水準，比我們漢人着實要來得低。他們之所以如此，我們是不能把它的客觀事實（環境）的存在抹煞的。

橋山大部分屬象縣管轄，分東北鄉和東南鄉兩個單位。概括說來，兩鄉的獠民可分爲五個支派，如茶山獠（長毛獠）、花籃獠、山子獠、歐獠、板獠。他們都有不同的語言。在他們

也最大。板獠最下等（在他們看來），而且多不與通婚；他們多向茶山獠或花籃獠租得一塊荒山來種植玉米（玉蜀黍），山芋或旱禾過活。他們穿着襤褸的衣衫，住着矮小的草寮；整日的辛勞，他們簡直是過着非人類的的生活！

我們這次所曾到過的只是東北鄉的滴水和長洞兩村（都屬茶山獠）。其他的村落，不是山路難行，就因他種關係不能走動；同時我們規定的旅行時間也沒有多久了。

東北鄉有長洞、平道、沖口、龍華、江南、滴水、水綠七村。共有七百七十八戶，二千二百一十人。我們從他的戶口看來，也就知道這裡所謂「村」的是如何狹小了。因爲橋山是個萬山重疊的嶺嶺，在一個不甚寬闊的山坳裡，他們聚集了十家八家或百數十家便成了一個村落。可是在這些村落裡，你是不能見到一塊平地的有的也不過是些梯田罷了。他們的房子，多用泥磚砌成，和客家屋式差不多；不過很少開有窗戶，所以房子裡是非常黑暗而陰濕的。然而他們的谷倉却蓋造得很合理化，頗似有地棚的洋房，只不過牠是小小的一間而已。他

們的大襟衫，襟長過臂，袖口是非常狹小的。兩耳總帶有連鎖的銀環，約有錢把一兩的重。若是盛裝的時候，還有滿飾銀器如佛帽似的頭裝，和綉滿了花紋的麗服，頸子也套上數個頸環。她們的頭髮却如男的一樣梳個髻打在腦瓜子上，再用塊白布把牠遮了。即十一二歲的女孩也都如此。男人也長頭髮，而且還纏頭，這又有些像纏回了。他們的服裝都完全和我們的便服一樣，他那原來的服裝我們始終沒會見過。

孫民的婚嫁喪葬都很簡單，男家僅送銀十元至二十元，豬肉二十斤或三十斤不等。女家也不過攜個包服，包二三套新衣就是了。人死多用火葬，但也有把棺材置於路旁（男人在上女人在下）經數個月後再行焚燒的。他們的婚嫁，可說是很自由的，雖也有由父母作主的，但不過十之二三而已，自由結婚的倒有十之七八，還有十分之五是入贅的呀！所以到了黃昏或初夜的時候，便有青年男女在溪旁或山間唱山歌。他們（牠們）的唱歌雖不一定是求偶，

孫山，它雖是一個偏僻的山地，但它也有在現代社會中最文明的婚嫁制度呵！

他們的生活狀況，可就困苦極了。每年僅有六個月的米糧，其餘的半年就要靠玉米，山羊，番薯來補充了。他們以每天的勞動來抵償營養不足，所以他們的身體是健全的康壯的。女人的健康美，尤令人羨慕。那怕不把自命為西子的小姐們驚倒。

東北鄉雖有二千多的孫民，但現有的學校僅有一間，這原是設立於長洞村的中心學校。學生人數也不過四五十人。比如滴水村，雖有一百餘戶，但只有私塾一所，學生寥寥數人。他們的文化水準是低落得如此可憐。廣西政府曾計劃在各村設立國基學校，據說都係孫民出絕；他們雖在名義上加入了鄉村組織，但他們可又不大聽政府的命令呵！然而政府都沒有征收他們的田稅，而且雷厲風行的徵兵制，也特給予孫民通融。他們如此不自愛，這也許是他們的頭腦太簡單了。現在廣西政府正注意於孫民的教化；我們都希望它能收到很好的成績。但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去改善孫民的生活呵！

的，現在國難當頭，誰敢担保我們的命運不會像他們一樣呢！

這次旅行，僅短短的十多天的時間，孫山也只逗留了三天。回到象縣的時候，始知我們的徐州已於十九日失陷了。我們看到了如此的消息，如萬箭穿心，有說不出的悲痛與憤激。返途中，在船上借來了一份報紙，看到敵機又狂炸廣州。絕無人倫的日本劊子手，他只有增加了我們的憤恨與抗戰的實力，同胞們，起來吧，不滅敵誓不休。

二十七·六·七。

無妻之累

許欽文 著

每冊五角

瓜豆集

周作人 著

精裝九角

平裝七角

宇宙風社出版

方飯亭

彭震

離海豐城北有一箭之遙的，便是紅牆綠瓦的方飯亭。這座亭是掛倚在五坡嶺的腰際，周旁有著古的老樹與蓬亂的野荻繞着，遠望去彷彿「綠林」的窩寨，燕尾式的簷帶多半剝落了，廢壘，殘壕仍在草野中隱現，這是民國十七八年民國與共產黨作戰的遺物，除此以外，五坡路旁還有字跡模糊的紀功碑和石坊，指示人這裡是英雄窮途末日的蒙難地，使人難忘於這篇歷史的掌故。

關於文天祥在方飯亭遺留的掌故，一展開海豐縣誌便有述及，方獻夫的五坡嶺表忠祠記說：「宋之一代，以仁立國，厥後武備不修，而國勢衰弱，建炎而後，土宇分裂，國政日非，至於德祐間，天師報急，臨安震恐，詔天下勤王多不至，時文山先生天祥者，奮義而起，烏合萬眾，自贛入衛，內撓於陳，宜中坐失機，會出使虜營，被留於敵而大事去矣！然猶脫京口，走貞州，李廷芝見疑，有謀不濟，由溫入閩，擁立景炎，區區為興復之計，內議不合，開督南劍，引兵經峇，軍勢稍振，若將以有為矣！未幾兵敗江西，幾執而免，復收殘卒入海。祥與繼立，張世傑又阻於中，請朝不許

見聞 第三期 彭震：方飯亭

進屯潮陽，趨南嶺，削平羣盜逆黨盜局，大將突至，遂被執於五坡嶺，衆卒皆潰而崖山亦亡」。據這段記載，我儘便可知一個窮途末日的民族英雄怎樣獨支殘局，怎樣預備作壯烈犧牲。劉岳丈在文天祥傳載海豐縣誌古蹟篇中述及天祥被執時的情形說：「……十二月十五移屯，趨海豐入南嶺，鄒鳳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宏範步騎向隔海港，陳懿為迎導，具海舟以濟，宏範既至，使其弟宏正以輕兵直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冀速得死，已乃暴下。」但是人的冤債還未清還時，求死也不能的，天祥自以為吃腦子可以自殺，誰知腦子却醫好他的眼疾。鄧光薦本傳說：「二十日張宏範以水陸兵奄至，公引避山谷，行日數日，虜輕騎疾馳，追至于道，軍潰被執，求死于鋒鏑不可，得服腦子，以必得冷水，乃死告監者，以湯甚，於田間蹄涔中掬水飲之，時公病目旬餘，遂泄瀉而目愈，不得死。」我再查黃佐通志，看天祥服腦子的分量，通志裡謂「服腦子約二兩，化眩久之。」腦子既毒不死天祥

到了次年正月便破虜師押送登舟，從廣京解到北京，途中絕食八日，天祥滿希望到廬陵死去，可以葬埋在故鄉青山，誰知竟安然無事。後來經人家勸解，與其委身荒江，將來以訛傳訛，不如從客就義，雖餓死也得有首陽的境地，故在京師囚禁五年，結果爲元帝賜他斬腰而死！

方磨亭是一座以花石建造的廟殿，雖不見得輝煌奪目，然也朴樸蒼老得可愛。牠是依山勢而築的，兩旁都有寬坦的石階，兩旁是瞻拜堂，兩旁雋刻着前人的碑記和詞翰，後座才是祀忠堂，正中懸掛一丈方的大石板，雕有文天祥的遺像，遺像的上面刻有正氣歌全文，兩旁牆壁多題來此憑吊者之名人手筆，現少幾首於下：

橫磨十萬坐無謀，回首踰陀海上州，太傅祇圖和藥了，將軍便謂斷頭休，乾坤顛倒劫身劫，身世留連復二周，一死到今如送佛，空窻淡月夜悠悠。——宋黃佐題

吾道終無一日遺，太邱亡社此存祠，扶持千古綱常處，剝盡五陽元氣時，天有星辰爲肖貌，地將瀛渤作尊彝，須知養士功成後，漢寢唐陵不共悲。——御史陳言題

丞相忠魂何處招？綱常九鼎繫山腰，百年事去公方飯，千里卽行恨未銷，血染燕塵應化碧，氣吞海若已隨潮，

孤忠祠下拜冠裳，北望燕雲幾夕陽，廟食不慚專俎豆，路碑留得好文章，江山有色長靈秀，草木無知也感傷，百年前雙眼孔，幾人生死爲綱常。——潮州狀元林大欽。

除此以外，我還記得文天祥在初到京師入獄時，一連寫了十七首詩，這些詩爲今日的海豐人士熟悉的詞翰。我也大都記得，其中一首道：

「落落南冠自結櫻，柳楊臥起影縱橫，坐移白石知何世，夢斷青燈問幾更？國破家亡雙淚暗，天荒地老一身輕，黃龍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

至文天祥的正氣歌，可說是海豐兒童的歌謠，我還未進初級小學之前，父親已先教我唸起「天地有正氣」的句子來，我還記得有一年的除夕夜，父親叫我背誦正氣歌，我唸到「陰房滅鬼火」時，母親却揮手叫我停止，因爲除夕夜是不該唱這不吉利的文章，於此可見海豐受這位文公感染之深了。

當孩提時我是喜歡逃學到方飯亭玩。這亭不只是文天祥的遺跡，而且今人中如陳炯明彭湃之輩也是在此起義發誓的。民國前陳炯明在海豐縣大倡同盟會，於是糾合許多鄉士到方飯亭開設師範學院，秘密組織同盟會會員，以圖推翻

這裡講學，彭濟的共產主義也是在這裡醞釀滋長的。後來趙景深，黎錦明諸輩，爲着景仰當時被譽爲「小莫斯科」的海豐，也從遠處奔來方飯亭講學半載。所以方飯亭現時被人呼爲海豐革命策源地，正如耶路撒冷那般成爲歷史上的聖跡。

可是今日的方飯亭已成爲荒煙野蔓中的爛廟宇了，我真不堪回首於故鄉的春，前年三月間我曾一度歸鄉到方飯亭去瞻仰，到了堂前除了幾個打的團兵，荷槍呵欠以外，滿地是蝙蝠糞鼠屎，石塔的草長過膝頂，蒼老的古木已被人砍去燒飯，寂寞的空際掠過三兩的燕影，石像也塗滿了爛泥牛糞，不見人跡，不聽到鳥聲，後來一位過路的鄉人對我說：「現在已沒人敢來了，前年在這裡守衛的團兵，半夜裡放哨睡着，他的頭給共產黨割去祭獻」。我真想不到僅隔縣城一里餘的地方，便是危險的地界，可見海豐是怎樣一個禍難的所在，在歸途中我唸着「愁絕年年寒食節，爲公一飯冷吹烟」。一股惆悵的傷緒，挹住了心頭。

如今是故國苦難之秋了，我每記起文天祥一首和「夷齊西山歌」中的一句話說「我有中國分，人類熄矣！」不禁雄心萬丈，但一回思到在方飯亭扮演角色的英雄豪傑，逐個都作古人了，於是一股傷緒，重又挹住了心頭。

見聞 第三期 彭震：方飯亭

烽火 十八期要目

- 我站在漢川的城頭
我也來談談「周作人事件」
大奸滅親有紙如牢
戰鳥
轟炸之後
我懷念這個城市
失了巢的人們
祖母(下)
給一個敬愛的友人(三)
五月的最末一天
一個國際志願兵日記(四)
- 鄒荻帆
茅盾
豐子愷
甘運街
靳以
雨田
駱濱基
白嘉
巴金
方霞光
巴金譯

文叢 二卷十八期要目

- 無名氏
行軍報告
在後驢馬溝
我是不能屈服的英雄
作戰
歸來
短篇
火(長篇)
前夕(長篇)
- 蘆荻
劉白羽
田濤
李若川
孫用譯
鍾美
方序
巴金
靳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發 行

廣州 惠新 東路

廿號 東街

敵機轟炸一週年

肥伯

敵人的飛機，每天輪送炸彈來廣東，由去年八月三十日轟炸石牌中大起至到現在止，恰可一週年了。在這一年間敵機來廣東的次數，飛機的隻數，投下炸彈總數目，人民被炸死傷數量，炸毀房屋財產等種種統計，我們忍耐一下，等到戰事結束以後，自有真實的數字公布，這可不必提及。但敵人在整年的轟炸其技術有沒有進步，而我們天天在警報中生活，情形怎樣？檢討一下，作為大轟炸一週年紀念的話。

敵寇的飛機整年大轟炸廣東，最大的工作，要算炸交通綫了。交通綫的被炸，以粵漢、廣九、廣三、新寧、潮汕五鐵路及贛太公路翁從新等公路為目標。粵漢廣九兩鐵路差不多每天總是被炸在兩三次的，敵人轟炸的技術怎樣？姑且勿論，但我們的鐵路上午被炸，下午即刻修理完好，下午被炸夜裡架設停妥，像大爬蟲般火車又照常通過，未曾碰過兩天以上被阻不

讚美的話：「高價收買舊鐵軌」。意謂敵人以為飛機載炸彈來炸，只能將數在路上的舊鐵軌毀去數根，本錢太貴，所謂的代價等于零。同時鐵路附近的農民，一聞警報，他就準備去拾敵人投下的炸彈碎片換錢，據他們意思，總可以拾獲一些茶資。而且廣東人總喜歡得到敵人的炸彈碎片用來鑄刀或作紀念品，所以凡被炸的地方，敵機去後，馬上就有大批人去拾炸彈碎片。這就是轟炸交通綫的結果了。

敵機轟炸人民居住未設防的城市，在廣東來說有廣州，東莞石龍，順德，寶安，東江的汕頭，潮安一帶，西江肇慶三水各縣，北江曲江英德，南路新會，台山，北海，瓊州各地，各地被炸人民死傷，為數不少，但其中以廣州被炸的數目最大的。

去年九月中旬敵機在廣州市大轟幾天以後，往後甚少光顧。最近幾個月在廣州市表演殺

七月也是大轟炸了很多天，而以十二日那一天為最兇。八月亦是轟炸了好幾天，以八九兩天為最出色。八日那天石室天主教堂連投下五個炸彈，兩個在石室門前，分在左右兩邊爆炸，殺死傷人最多。因為石室每次空襲，婦女小孩子與及老人家的都到這里躲避總有千多人的，另外門前兩傍騎樓下也有很多手車伙及其家人小孩聚在一起，那知道便為敵人選中為投彈的目標。還有一個五百磅的炸彈丟在石室後邊的附設小學校側的空地，但不爆炸，原來這小學校邊有五百多人在此避難，他們真的險死還生。

在整年大轟炸中，敵人投彈的技術，有過幾回確是高明的，當敵機在三四千公尺高空急激下降至低空（在地可見機上駕駛人）投彈，投彈後始側飛斜地上升，這樣的飛行技術，我祇一次見過世界有名的某國青年機師在廣州表演過。這樣的技術自當別論。但我常見敵

能通車，所以敵人只顧轟炸工人手八員一司

人的技術，表演多的一節，要算六月。其後，

空急降亦在千公尺以上投彈，此不多見，其樹亦祇此罷。不過有一件可紀的，是撒下的彈的種類。在本年五月以前的轟炸，所撒下的炸彈，都是侵激力很強的破壞建築物所用的爆炸彈，故此在各災區發掘出的屍體，大多數是被塌下的建築物壓死的，人受傷的部份在上體，破片劃痕離地最低約二公尺。但由五月以後則不然了，敵機撒下來的炸彈是用于戰場上的小型撒傷彈，被炸死的遺骸多半是肢體不全，或四分五裂，受傷的人傷害多在下部，而破片劃痕在被炸中點起不到半公尺半徑即見紋跡斑斑了。每凡死傷人數目大的地方，都是這類撒傷彈所害的。可以這樣說：五月以前，我們被炸的災區，毀壞房屋數目大，而死傷人數目小。五月以後被炸的災區，死傷人數目大，而被炸房屋數目小。

而我們一年中在飛機陰影下炸彈爆裂中過生活，又如何呢？從去年八月十八日上午第一次警報說起，當警報鳴了起來時，全廣州市的人們，馬上慌張到了不得，個個爭相逃命，此際狼狽萬分。一直至到八月三十日敵機開始在

見聞 第三期 肥伯：敵機轟炸一週年

旬大轟炸市區數天以後，滿住百萬人口的廣州市，居留不去的不到三十萬人，這時候，廣州市沒有繁榮，祇有恐懼。此後，經過相當時間，敵人也不常在市區轟炸，有時候敵機一批批經過市空，高射砲隆隆響上空射擊，而敵機高高的飛去，于是大家見慣這情形，慢慢陸續回來，繁榮漸漸恢復，但不能恢復以前狀態。自本年六月大轟炸半個月有多那時候人口疏散又像去年九月時一樣，一個十分繁榮的廣州市，變作冷清的社會，不過這樣的情形，祇是數天的冷落，一到夜裏的時間已過去，大家又像海蟻尋覓到食物般，一羣羣回返廣州市。到了七月間雖被敵機大轟炸一陣，可是大家已與六月時大有差別，逃難的人極少，八月的大轟炸大家似極有經驗，不特不逃，敵機在西邊轟炸，那東南邊的人們，仍然做着生活，至到敵機不顧上時方找點地方躲避，不在乎犧牲不犧牲，如果敵機投了彈之後向南飛時，知道敵人再不能作惡，大家便把這事忘記，再次活動。這就是廣州市人民在空襲過活的一年中縮影。廣東人答覆敵機整年轟炸的實際行動，就

「八一三」獻金運動前，事先即有謠言傳出說敵人于是日又來大轟炸，這謠言有很多人相信敵人的獸性會發作。那知道到了十三日各地獻金台開幕後，警報中我在漢民台見到剛巧碰到行升旗禮，一利間跟着敵機。 雲經過市空，台上十多個勇敢年青的女子十分鎮靜仍然做她應做的工作，事後我打聽到這班年青的姑娘，老早決定遇到飛機轟炸也不逃避，完成為國犧牲志願，當時獻金籌委會雖有汽車準備接她們到安全地方暫避，事被她們拒絕。下午五時許，敵機六架在西邊上空經過，我見到十八甫獻金台上的青年熱烈地對台下的大眾演講沒一人注意到敵機經過。十四日下午二時許，敵機正在狂炸黃沙的時候，西濠口獻金台上英勇的男女青年，引頸高歌，把歌聲掩蓋着炸彈爆炸聲，觀眾為這英勇青年感動，也很勇敢聚在台前不散。幾日間各台獻金運動。都被一羣勇敢抗戰救國青年，一股熱誠，激動大眾像火一般熱烈，肩起救國責任，把敵人威脅克劍。這就是廣東人誓以血肉保衛中華民族，流到最後一滴血也爭取最後的勝利對敵寇一種切實答覆。

一一九

番邦與故國

郭慕鴻

自從去國到了這炎荒之島，故國的一切和我便遠遠地隔開了。一班舊日的稔熟的人的音塵可說已是俱絕，他們此刻生歎死歎就先知者如古代阿剌伯的凱羅。紀伯蘭(Kahlil Gibran)也不敢輕下半句預言；至於故國的抗戰在此刻已到了怎樣一種的局面？也只是一知半解，將信將疑，僅仗着輿論在高壓下的此間的報章上的消息往往是難免要「所傳非其真」的。在此間我所習見的是幢幢來往着的戴小黑絨帽圍「紗籠」的爪哇土人和宰治他們的「水之國」的子民，我所習聞的是殊絕的語言與番女們的淫靡的歌唱；而我所荷安着的，却又是這樣一塊沒有陽光，沒有文化，沒有生的氣息的土地。如處樊籠裏，我是日甚一日地在和現實遊離着；每當獨自這麼想着時，羞與憤便熾烈地在我的心中燃燒起來了。終有一天，我會像高爾基筆下的鷹鷲，或者是海燕；我要飛，我得飛。

爪哇地四圍靠攏海，是海洋的氣候，所以這赤道上白晝雖熱度極高，不論居家與行路一樣都得汗淋漓；但「到了

入夜，却就截然迥異了。颶風陣陣，而且帶一點兒冷冽，鎮日價因伏在大伏天之下的人們這時便得透一透滿肚子的悶氣，紅男綠女紛紛地都出來「喫涼」了。而番女們這時也最愛跳足在青陰的椰林下，珠喉宛轉地唱一曲亡國之音和來幾陣風土舞；我呢？每晚照例逛了一趟班芝蘭街(Panjoran Street)一帶的中國書店或者到茶樓喝茶之後，不是關在斗室中讀幾葉書，便是獨自靜靜地坐在空場上作着悠悠的遐思。屋外是一大片的椰林，每因風作索索鳴，令人感到了寒意，彷彿是置身在着故國的秋天。於是，「故國呵！」往往便就這麼默默地，傷感似地懷念起在苦難中，然而同時也是在新生中的故國來了。故國那如許已改徵易轍了的山河什麼時候才可以翻轉身呢？故國的人民正在大屠殺着。

「此邦大好不須歸，」居留此間的一般中國人，為時一久，大都樂不思蜀。他們在此間做一點兒生意，生活既稱安定，十之九討的又是「娘惹」(Nonya)，信念漸漸為其同化；故國的影子，在他們的腦海中便也就漸漸地模糊下來。因

此，好幾代人都不到中國去的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一食於斯，死於斯」，此間傍海有個地方叫丹絨不綠（Tanjong Pagar）的，離市街約三十里，是一塊有名的墳場，中國的僑民死後便大都是瘞埋在這裏。當你在去丹絨不綠的途中遠遠地眺望著，你將會疑惑那是一個豪華的小市廛，實際與其說是墓墟地，不如說它是幸運的鬼靈們的別樓或離宮較為得當。那兒風物幽美，每一個墓都矗立着一道石碑，鑄上死者的名字，上面則皆覆以一座玲瓏的小亭。僅那麼一道石碑，據說至少也就要化去荷幣一二百盾以上，其他的，不堪聞問了。說來令人咋舌，其中甚至有化上了一百萬多盾為先代營一身後窟的：墓穴宅之以大屋宇，窮工極巧，中植花木花草，初看去時誰不以爲它是座花園？奢侈浪費，此風卒牢不可破，這和印度人鳩集鉅資去興建陸離光怪的佛寺，有「異曲同工」之嘆。假如能把那一大注的金錢捐助給國家用在建設事業和生產事業之上，不是有裨益有光榮得多嗎？逍遙在海天萬里外的中國人呵，可憐可憐你的苦難的故國吧！

中國人旅居各國所受的待遇，恐怕要算荷國的殖民地最爲奇特也最爲苛刻的吧。一進口就須繳納人頭稅一百五十盾，算中國錢幾乎要了三百塊，以前本定居留十八個月後才行沒收，現在也縮短爲六個月了。有職業的要納僱傭稅，有

資產的要納財產稅，屬捐舖捐汽車捐，應有盡有，種類繁之，叫你眼花頭暈。要是你的資產豐饒一些，哄動聽聞，你就得預防背後一隻毒辣的手：「全盤沒收」。原因嗎？橫豎綠帽子隨時隨地都可以加到你的頭上去的，誰叫你沒有一個健康的故國？你沒有了維護？

據荷印教育年鑑所統計：中國人在中，東，西爪哇所創立的教育機關，約在三百所以上，西爪哇的達巴達維亞區共有十七所。在這樣一個動輒得咎的國土裏要想把學校辦得少微像個樣子確實很不容易，流入於下面兩種的比比皆是：一是嚴閉「關門」，是古老的鄉塾式的，就像法國馬賽兒。巴若來（Marcel Pagnol）的劇作杜伯斯（Topaze）裏面的那間梅氏小學一樣。二是全盤「荷化」，以荷文巫文爲天經地義的必修科，輕視英文，中國文更在唾棄之列了。凡學校所用的教科書，要由漢務司審定，這種不可以那種也不可以，碰到幾個刺目的字眼就禁。關於三民主義的書，在此間一概不許通行；就同三民主義有一點兒瓜葛的事事物物，常常也要「池魚遭殃」。學校裏有位同事是從國立廣東中山大學來的，但他「教員字」時却不敢用中大的名義而說是福建某高級師範學校出身的；因爲中大是爲紀念孫總理而創立的一隻學校，孫總理又是三民主義的倡始者，在他們的眼裏，這隻學校

陶冶出來的學生就一定不是好東西。他們對待中國人的一貫的政策就是這樣子吹毛求疵，你還有什麼大道理可講？

爪哇地對於文字禁的森嚴，「老爪哇」的人談來色變。學校裏的校長某老先生居留此間已二十幾年頭，做的都是文字上的工作：報館編輯和智識販賣所的伙計，因此喫文字這撈雜子的苦頭也就很厲害。先後坐過好幾次「黑屋」，零零碎碎被召去「受訓」的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一種恐懼與厭倦之情，常常溢自他的言表。譬如說，打倒日本貨這麼一聲在我們看來當然是很平常不過的，但他如果看到你這樣在寫，他便會皺緊眉頭地勸告你：「當心，恐怕和當地法律有抵觸呵！」有一回他寫了一篇短文，中間提起了「指導民衆」這一句話，等到稿子印好了拿來校對時，他便愛頭苦腦，停筆沉思，過去的陰影在他的容觀上展開着；當裝這篇短文的雜誌出版時，他的那「指導民衆」，却已一變而為「開通民衆」了。你要是說他太怯懦了，那就錯誤，實際是此間文字網密佈，一跌下去就等於政治犯；重者驅逐回國，輕者也得嘗鐵窗的風味；如果犯者是「僑生」，那你便有給放黜到遼遠的巴布亞（Papua）荒島的希望。據說幾年前有許多政治犯和文字犯，現在還呼天搶地都無用地在着那兒受難。

「身在江河之下，心存魏闕之上」，我現在感到這兩句陳

語很有深味。當一個人在一點兒「人」權也沒有的國度裏吃飽了悶氣，受侮辱也受到了損害，這時故國之於他便如慈母之於飄泊的旅人，他的思慕是無法言表的。當我每一次看到那一大伙兒的爪哇土人的那一副昏昏沉沉的嘴臉，那種原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一個強烈的慾望便好久地刺痛着我：我需要一位偉大的慈母，我需要一個健康的故國！

亨利，巴比塞在戰地家書裏說：「現在的大事變使得一切都有實現的可能，我們不要一心嘆息着戰爭的禍害和死亡，我們且試看利用它來改良社會生活並保全將來吧。」故國呵，但願你能在苦難中生長，在戰鬥中新生，一天一天地健康下來。在這異國的靜靜的日午，我默默地說了我的祝福。

廿七年四月廿六日在巴達威亞。

牛天賜傳

老舍著

小說集 六角

櫻海集

老舍著

小說集 六角

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小英雄怎樣教育成功的傳記對現代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均有極深刻的指摘

本集是老舍的短篇創作集思想見解題材情景篇章技巧都看得出是一個老作家的明達熱練利用方言尤可注意

廣州西關一巷八十號
人間書屋出版

宇宙風

半月刊

第七十四期九月一日出版

豐子愷：抗戰漫畫并題詞：

隨筆 馮沅君：「踏進傷兵醫院」的回憶

陳季：法律隨筆

馮玉祥：我的生活(第十四章)

畢樹棠：自傳之一章

柳影：松門別墅

程健健：敵人蹂躪下的北京大學

知堂：談貴糖

黎烈文：由長沙到福州

緒君：戰區雜訊

林玲：船的悲劇

許欽文：萬里尋妻記(七)

芝庵：一封血和淚的信

林語堂：在美編論語及其他

宋佛芬：海

定價：每冊另售一角五分

全年三元二角半年一元七角

西風月刊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第廿五期九月號二週紀念特大號要目

西遊記(二)

沈有乾

外國途中(上)

公孫大郎

生觀萬國工展(上)

紫

活留法追憶

李金髮

輯蘇聯生活

李燕

戴角帽的大學生

呂實名

中國與近代科學(冷眼旁觀)

徐模

家庭的變遷(婦女、家庭)

林無雙

不肖的爹爹(婦女、家庭)

羅道愛

小賬陋規(社會、暴露)

夏楚

生活的藝術(四)(長篇連載)

林語堂

美國青年性生活(西書評論)

林語堂

拜足狂者的疑問(西風信箱)

莫慕雲

黑兒旋生活斷片(徵文當選)

李鎮淮

西風出版新書

西風精華第一冊——定價二角五分
蕭伯納情書——精裝八角
平裝六角

第一集三版 第一、二集定價每冊元半、第三

合訂本 第二集再版 集一元二角、第四集一元六角

第三集初版 第四集預約 如同時購二集以上者、另有優待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

西風副刊
九月十六日創刊
內容豐富

宇宙風

合訂本 已出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集

本刊創辦以來瞬將三年集全歐散文小品作家於一堂光芒萬丈
精采絕倫一至六十期收文畫千餘篇四百餘萬言彙輯為合訂本
七集第一二三集每冊各一元五角 四五兩集各七角 六七集
各六角

內容

郭沫若先生自傳	北伐途次	駱駝祥子	英國文學名著	流浪者自傳
---------	------	------	--------	-------

大特輯

北平特輯	日本與日本人	蘇聯特輯	美國各大學	歐風美雨	自傳之一章
------	--------	------	-------	------	-------

紀念南遷
特價七折

廣州鹽運西一巷十八號宇宙風社發售廣州
開明生活及各大書店經售香港皇后大道中
三七號世界書局經售

見聞 第三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五日出版

(每逢五日二十日出版)

本期零售每冊一角

編輯者 林 憾 虛
發行人 陶 亢 德

發行所 廣州鹽運西一巷十八號
宇宙風社
電話 第一七八五〇號

承印者 飛英印務局

表 目 價 定 預	預 定 冊 數		內 容 價 值
	全 年	半 年	
與 宇 宙 風 合 定	全 年	二 十 四 冊	內 容 價 值
	半 年	一 二 冊	內 容 價 值
全 年	二 十 四 冊	內 容 價 值	元 三 元 四 角 四 分
半 年	一 二 冊	內 容 價 值	元 一 元 六 角 二 分 三 角

香港收港幣

香港總經售：皇后大道中美美公司